序言

張其昀

正義明道，實事求是，原為吾民族固有之精神，亦為古代賢哲治學之態度。此種精神實極適宜於科學研究。近世西洋人從事於中亞及印度一帶之史地研究及考古發掘者，莫不以玄奘法師所著大唐西域記等書為其嚮導，書中所述者信而有徵，據以探索，屢驗不爽，故漢文典籍信譽極高。徐霞客先生所著遊記，乃我國求是精神一種最高貴之表現。霞客之遊歷，純然為學術上之興趣，既無使命，亦無其他目的，此種無所為而為之求知精神，即是科學精神。其隻身遠遊，探奇歷險，亘四十年，時人稱其健如牛，捷如猿，多方揭慮以赴之，其堅忍不拔之志，至為可敬。自滇南得病而歸，未幾即捐館舍，可謂以身殉其學。我國古代地志詳於水而略於山，霞客於海內名山既作個別深徹之探討，復有高博周遍之觀察。當時雖無地形地質植物地理聚落地理等名稱，而霞客足跡所經，對以上諸項，均有透闢之分析。觀其所述與現代科學原理多可互資印證。彼之萬里長征，乃欲究明各山岳區域之相互關係與共同理解。故霞客實為我國山岳地理之開創者。於分析綜合二法均所注重，分類研究與通論研究相輔並進，為其旨趣所在。夫科學研究，事實之發明較學理之結論尤為重要，霞客遊記為其一生精力所聚，精微明晰，忠實紀錄，凡有旅行之經驗者，攜書對照，更為之驚歎無已。我國學者素重人格，凡偉大學者均有其崇高修養。霞客記遊之作，備極佳妙，措語必徵實之中，別具宏美之風格與意境，故披卷欣賞，歷種益滌於青年修養亦為有用之書。十六七世紀之交，在西洋為自然科學萌發時期，在中國亦有相同之趨勢。與霞客同時者如李時珍（著本草綱目）之於博物，方以智（著物理小識）之於物質，宋應星（著天工開物之於工藝，朱載堉著律呂正義之於音樂，均有卓越之貢獻，而足表現其時代之精神，所可注意者，諸氏

學說似並未發明東西教士之直接影響，反而有自中國傳入西洋之事。這關於此層，朱載堉所發明十二等律流入西洋，判後君已有發明，參考霞客遊記所編著之中國地圖在西洋亦甚爲流行。惜自明亡以後，民族失其自由，學術遂致消沉，西洋科學此後則迅速發展，一長一消，殊堪悲痛。西洋之科學方法工具設備及研究機關之組織，現皆遠勝於我國。然科學種子必須由於內發，方爲有本有源。苟種子優良，一旦植於適宜之土壤與氣候，必能欣欣向榮。我國人認真研究科學乃最近三十年來之事，近十五年來進步較速，而抗戰五年以來民族屈辱之歷史已告一結束，民族之自信心益已完全恢復，此種心理上之轉變極有利於學術研究。霞客先生精神不磨，昔賢求是之精神，皆爲寶貴之種子。吾人在此抗戰重成建國開始之際，舉行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紀念會，猶感有深長之意義。

本篇爲作者於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在遵義國立浙江大學文科研究所史地學部舉行「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紀念會」之開會辭，茲值當日所宣讀之論文彙印爲紀念冊之際，仍錄於篇首以作弁言。

徐霞客之時代

竺可楨

徐霞客名宏祖，江蘇江陰人，生於明萬曆十四年，卒於明崇禎十四年，（一五八六—一六四一）本年適為其逝世三百年周期。昔潘次耕序徐霞客遊記，謂霞客之遊，「途窮不憂，行誤不悔，暝則寢樹石之間，饑則啖草木之實，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侶，以性靈遊，以軀命遊，亘古以來，一人而已。」寥寥數語，而霞客之為千古奇人，已躍然紙上矣。吾人緬懷先哲，為之作紀念，固宜。浙江大學自抗戰以來，屢經播遷，由武林而一遷建德，二遷廬陵，三遷慶遠，四遷遵義與湄潭。是數地者，除遵義外，皆為霞客遊蹤之所至。霞客曾至平越，而湄潭原屬於平越州，且浙大由浙而贛，而湘，而桂，而黔，所取途徑，殆與霞客無二致，故霞客遊記不啻為抗戰四年來浙大之遷校指南，此則浙大之所以特為霞客作三百周年逝世紀念，更另有一番意義也。

我國古代亦不乏遊跡遐方之士，如張博望使匈奴，班定遠征西域，此以立功而成不朽者也。晉法顯唐玄奘之去天竺求梵典，此以立言而成不朽者也。若霞客者，既非如李文斯敦之畫傳宗教於異域，亦非如哥倫布之搜求珍寶于重洋，霞客之旅，所謂無所為而為。人徒知其游蹤之廣，行旅之艱，記錄之詳確，見地之新穎，而不知其志潔行芳為彌足珍貴也。霞客之欲作西南游，蓄志已久，徒以老母在堂，守古人父母在不遠遊之訓。遊記云，「余志在蜀之峨嵋，粵之桂林，及太華恒岳諸山，若羅浮恒岳次也，……然蜀廣閩中，母老道遠，未能卒遊」云云。及至崇禎九年，霞客為萬里遐征時，年逾知命，已老至不能待矣。以此知霞客之孝于其母。霞客西南之遊，同行者靜聞僧與顧僕。不幸靜聞在湘遇盜受傷，卒于南寧，遂決，遺囑欲瘞骨雲南鷄足山下。霞客為迂道二千餘里，備經危難，與顧僕分肩行李，經一年餘之時間，有

志竟成，辛塵靜聞骨于鷄足山下，以此知霞客之忠于友人。抵鷄足山後，顧僕乘機，啟霞客所有箱篋席捲而去，寺僧欲往追，霞客止之，謂「追或不及，及亦不能強之必來，聽其去而已矣，但離鄉三載，一主一僕，形影相依，一旦棄余于萬里之外，何其忍也。」云云，以此知霞客待人接物之寬恕也。霞客在途，常患絕糧，但非義之財，一毫不苟，如崇禎元年，徒步三千里訪黃石齋于漳浦，當局假以旅資，拒弗納，以此知霞客操守之謹嚴也。但霞客不但具有中國古代之舊道德，而亦有西洋近世科學之新精神。陳木叔霞客墓誌銘謂「霞客常云，『昔人志星官輿地，多以承襲附會，即江河二經，山脈三條，自紀載來，俱囿于中國一方，未測浩衍。』遂欲為崑崙海外之遊。」近人丁文江遂謂霞客此種求知精神，乃近百年來歐美人之特色，而不謂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年前。故凡論先生者，或僅愛其文章，或徒驚其游跡，皆非真知先生者也。」旨哉言乎。

霞客生當明之季世，何以能獨具中西文化之所長。欲探求其理，則不得不審察霞客之時代。明自嘉靖萬歷以來，國勢日蹙，不特倭寇屢擾海濱，韃胡虎視漠北，即廟堂之上，宵小如魏璫輩猶據高位，幸賴東林諸賢，本程朱之學，持嚴篤實，無論在野在朝，均能守正不阿。霞客故鄉僑近東林之大本營，而東林巨子如高攀龍孫慎行等，對於霞客亦以青眼相待。故霞客受東林之薰陶也必深，而其忠孝仁恕如出天性，非偶然也。同時萬歷初年，意大利人耶穌會教士利瑪竇來華，其人兼通輿地天文醫藥之學，一時士人如徐光啟李之藻輩亦樂與之游。無形中其影響豈由教徒而傳播至非教徒。明末著作如方以智之通雅物理小識，宋應星之天工開物，皆灌染有西洋科學之色彩者也。霞客足跡遍中國，交游甚廣，殆已受科學之洗禮，即其所謂「自紀載來俱囿于中國一方，未測浩衍」一語觀之，已足以知霞客必已博覽當時西洋人所譯輿地諸書矣，故知霞客之有求知精神，非偶然也。

在歐洲當時與徐霞客並世者有倍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開白兒(J. Kepler 1571—1630)與伽利略(G. Galileo 1564—1642)此三人者皆近世科學之鼻祖也。同時歐洲人遠渡重洋以經營殖民地於亞非美澳四洲，亦發軔于十六七世紀之交。1580年英國人所譽為海上英雄德萊克 Francis Drake 方環遊全球，劫奪西班牙及大洋洲各島土人之金銀珠玉滿載而歸。1586年即霞客誕生之年，英國人 Thomas Cavendish 率帆船三艘遠航印度洋，歸而組織東印度公司。不出百年而孟加拉，孟買，瑪德拉斯三省盡為東印度公司所轄治。東印度公司之巧取豪奪，更勢奸威，迄今讀嚴又陵所譯斯密亞丹原富一書，尚可見其概略。

古人云為富不仁，縱覽十六七世紀歐洲探險家無一不惟利是圖。其下焉者形同海盜，其上焉者亦無不思攫奪人之所有以為己有，而以土地人民之宗主權歸諸其國君，是即今日之所謂帝國主義也。欲求如霞客之以求知而探險者在歐洲並世蓋無人焉。是則吾人今日之所以紀念霞客亦正以其求知精神之能常留于宇宙而稱不朽也。

丁文江與徐霞客

葉良輔

本校教授方豪神父告余曰，今歲為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週年，能為文紀念否？張曉峰先生並為命題。吾師在君先生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去世，至明年將屆第六週年。丁師創辦之中央地質調查所成立已二十五年，將于本月在北碚開會紀念，余未必能往參加。此時作文以紀念徐霞客先生而兼及在師，非不得計，雖不能文，亦強應之。

丁徐二公可稱同志，章師演存（鴻釗）前已言之（註一）。「原來丁先生和徐霞客確有不少相似之點，一生不避艱難，兩人相同，是第一點。霞客遊迹遍國中，尤以自崇禎十年至十三年，湘桂滇黔之遊為最久，丁先生前後入雲南凡三次，入川黔桂亦各兩三次，是第二點。霞客窮長江瀟湘郴灕諸水源，和其他地理學上之貢獻，可和丁先生對於西南地質學上的貢獻先後媲美，是第三點。最奇者，徐霞客攜和尚靜聞同行，而靜聞遇病，卒於南寧。民國十八年丁先生組織西南調查隊，攜趙亞曾諸君同行，而趙君遇盜，卒於雲南，是第四點。徐霞客於靜聞死後，遵其遺言，攜其骨由南寧經黔入滇，凡行一年零二日，始瘞之於雞足山。丁先生於趙君死後歸葬其骨，複親任其子教養，行必與俱，以至終身，兩人之義俠古今罕比，是第五點。霞客和丁先生雖不同時，也算得同志了。」但丁先生的推崇霞客，還有別的用意。他一面是為外國人常說中國學者不能喫苦，要借他一雪此言，一面要借一個好模範來勉勵一般青年去做艱險的工作。他的徐霞客年譜序說：「今天下之亂，不及明季，學術之衰，又復過之，而青年之士，不知自奮，徒藉口世亂，甘自暴棄，觀先生之風，其亦可以自愧也乎。」這才把他的至意說明白了。然余尚有可以申論書。「徐霞客遊記」一書為習地學者所必讀，自丁先生為徐公編年譜之後，更不可不讀。丁先生因葉浩吾

之指示，乃請此書，識其人。據年譜所載，徐公自幼聰穎，「出口即成誦，稍長即成章，特好奇書，喜博覽古今史集及輿地志，山海圖經，以及一切中峯高蹈之蹟」。可知于舊時史地之學，早有相當根基。十九歲喪父，先生雖出世家，而父以布衣起家致富。先生祇要不棄榮貴，自可置身物外，專志獨游。廿二歲開始遊覽，迄五十歲，廿八年之中，出遊者二十年。足跡所至，尚在中州。而觀察事實之精微，記載之詳實，描寫之工緻，分析現象之清晰，理解之正確，俱見諸遊記。因此，當時雖無現代之地理學地質學，而其記述與推論，無不與地學原理相切合。例如崇禎元年，先生遊閩，南下漳平，遊記云「寧洋之溪，懸溜迅急，十倍建溪。蓋浦城至閩安入海，八百餘里，寧洋至海澄入海，止三百餘里，程愈迫則流愈急，況黎嶺下至延平，不及五百里，而延平上至馬嶺，不及四百而峻，是二嶺之高伯仲也」。丁氏年譜云「黎嶺指建溪發源地，馬嶺當即馬山嶺，沙溪與寧洋溪之分水嶺也。先生以二嶺距延平之里數，與建沙二溪之衰峻相較，而知二嶺之高，相等而馬嶺至海近，黎嶺至海遠，故寧洋溪流急于建溪，其卓識多如此」。此中所推論者，即分水嶺之距海遠近，河道縱剖面之坡度與基準之關係。在近代地質學中雖是常理，而在當時已能體會得之，先生智慧之高，可以概見。

五十一歲先生爲萬里遐征，計攜一僧一僕，渡遊湘桂黔滇者四年。五十五歲返江陰故里。翌年正月卒於家。此行最大成就，爲查明南北盤江之淵源，發見金沙江爲長江之上游，與修雞足山志是也。遇盜，絕糧，肩荷殘經，僧死，僕逃，受盡艱辛，而竟其志。丁氏年譜云「時先生兄……弟……俱存，長子……次子……已婚娶，三子十二歲，孫三歲，家有遺產，衣食足以自給，百年已過其半，五岳已遊其四，文章負知于時人，道德見推于鄉里，常人處此，必將弄孫課子，優遊林下，以卒歲矣。乃先生掉頭不遇……奮然西行，百折不回，至死無悔。」此種「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來歐美人之特色，而不謂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餘年前。凡現

代科學家所仰慕所應具之美德先生畫有之矣。在師之推崇先生者，無疑的首在於斯。良以專心一志吃苦耐勞，觀察精細，記載詳實，為科學工作之第一步。

丁先生之為人，與一身事蹟已詳于翁師詠霓（文灝）所作傳文（註三），茲節錄小段，即可概見。「先生之興趣甚廣，其在科學、經濟、行政及政治方面之活動亦甚繁複。……先生才識敏捷，聰慧過人，故對於任何思想與事實之要點，均能迅速把握。先生為一真誠之愛國者，並極富熱誠，凡所任事，無不盡力以赴。先生對於後進青年之鼓勵，亦無所不至。在其領導之下，青年每能立定意志，從事一生之事業。先生信仰科學至篤，凡不合科學之一切思想及方法，均極端輕視。……先生性極富政治興趣，但從不肯從任何主義。彼所堅決主張者為政府應為有良心及愛國心之好人。此種「好人政府」之思想為先生及胡適君於一九二四年所提倡。所謂好人者，先生之解釋，亦甚注意廉潔及品格，此點先生奉行維謹。……先生對於科學方面之寫作，極為審慎，除非已全部確信無疑者外，絕不輕易發表……」。

丁先生之興趣雖廣，而始終不離科學。因其所專修者為地質學，故廿四歲游學返國，即考察滇黔。其後又兩次考察西南。徐公觀察之真切，有先生為之實地證明，徐公經歷之艱險，有先生為之實地體念，志趣相同，經歷相同，又何怪乎先生樂為之表彰。亦徐公之幸也。

徐公之為學既可為人師，而徐公之為人，亦多足稱焉。丁氏年譜云：「先生雖出世家，然少年喪父，且為布衣，又不屑謁豪貴博名高。所交游者皆文學忠義之士，觀其友以及其人，亦知人論世者所不可忽也。同遊僧靜聞，病死南寧，託先生瘞其骨于雞足山。年譜云，「在途凡一年零二日，兩次遇竊，幾至絕糧，在陸缺夫，自與顧僕分肩行李。然卒攜靜聞之骨瘞于雞足，俠義人之不輕然諾如此。」

丁先生之熱忱愛國，廉潔自持，誠摯待人，亦為吾儕受其薰陶者所不忘。丁先生學問興趣既廣，

以致不能專精，天又不假以時日，享年四十九歲，故其著述，不及徐公之偉大精采，為可惜耳。

註一　我對於「丁在君先生之回憶」地質論評，一九三七年卷，二三四頁。

註二　為中研院評議會作「丁文江先生傳」一九四〇年。

徐霞客與西洋教士關係之初步研究

方豪

十餘年前，余始讀徐霞客先生遊記，即疑其為曾沐受西洋近代文明之薰陶。蓋霞客生當歐洲科學初入中國之際，晚徐光啟二十四年而生，去李之藻之生亦僅二十一年，其逝世也，在光啟後八年，之藻後十二年，實皆同時人也。及民國二十二年，徐文定公光啟逝世三百年，吾友天津工商學院教授法人裴化行 (R. Henri Bernard, S.J.) 撰「現代中國文化之前驅徐光啟」一文，趙石經譯，發表於上海聖教雜誌第二十二卷第十一期。青去

然其所指徐光啟與同時士大夫往來周旋之情跡，時人諸多不曉，如地理家 M. Martini 在其地理書上，註明中國學術發明之日期，而亦不及其詳細情形。近來新文化運動家丁文江先生，復評論足令人欽佩之一大人物，名徐霞客者，一五八六年生於江陰，卒於一六四一年，為中國有名之探險家。其畢生所遊足跡，編江蘇、浙江、福建，似與徐公暨耶穌會傳教士有所接觸。其遊歷之宗旨，實欲為中國打倒人所崇拜五嶽、聖山之重大迷信。M. Martini 曾依據其日記，以編纂其有名地圖，則此徐霞客之履歷，殊有討論之價值。不幸一六四四年之慘劇，遂為學界懸一隔幕，而今日之智識界只記得明祚不還所受滿清人殘酷之痛史而已。」

茲所擇此文中可資研究者有二，一為霞客生前對耶穌會士之接觸，一為 M. Martini 依據霞客遊記而編纂地圖。裴氏對前者未作肯定語，而於後者則言之鑿鑿。試先言後者。

一　霞客遊記與衛匡國中國新圖志

M. Martini 漢姓衛，名匡國，字濟泰，意大利人。生於一六一四年（萬曆四十二年），霞

容殁世後二年入中國，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卒於杭州，墓在武林門外老東嶽附近之大方井，舊猶存。(Martister S.J.) 入華耶穌會士列傳有衛氏傳，近人馮承鈞節譯本，無衛傳，蓋原書所收凡四百八十四人，馮譯則纔五十人耳。順治七年（一六五〇）匡國被派赴羅馬報告傳教事宜，乃自福建航海至菲列賓，乘荷蘭船至歐洲，繞道愛爾蘭北部，經英國而抵挪威，復繞道德比二國，一六五五年（順治十二年）春阿姆斯特丹印行「中國新圖志」拉丁原名作 Novus Atlas Sinensis。原書今未寓目，據費賴之所記，其書為圖十七巨幅，為文一百七十一頁。計中國全圖一，各省分圖十五，附日本圖一。又序言二十六頁，略述遠東情形及各省疆域，人口，田賦，民情，特產，植物，古今地名，工藝，珍奇，山河，古蹟等，為當時歐洲人有關我國著述中最稱詳備者。出版後風行全歐，有各國譯文多種。匡國又為首創 Sina（支那）一字即秦之譯音者。見洛佛爾 B. Laufer 著「支那名稱考」The name of China（通報一九一二年，二集十三冊，七二九頁）所著拉丁文「韃靼戰記」De bello tartarico 於清軍入關及南下情形，所記至詳，直言不隱，足補我國正史之闕略。一六五四年（順治十一年）在比國安凡爾斯，德國科倫，意國羅馬同時出版，次年又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法國里昂刊印法譯本，蓋為歐洲第一部中國政治史也。Sommervogel S.J. 所著耶穌會士著述目（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三二年已陸續出版）稱「匡國書中所有中國圖皆採自廣輿記，廣輿記述中國地理，二十四卷，成於十七世紀初葉（原書第五冊，第六百四十七行）」按四庫收增訂廣輿記二十四卷，清蔡方炳撰。四庫總目提要謂其因明陸應暘廣輿記而稍刪補之。大抵據鈔明一統志，無所考正。此云成於十七世紀初，必指陸書而言也。可知匡國全書乃本廣輿記而成，其中一部分曾參考霞客遊記而已。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匡國復來中國。遺著有中文及拉丁文書多種。當其去世之年（一六六一）猶在杭州刊印述友篇，視利瑪竇交友論尤為廣泛，蓋皆好與士大夫遊者。匡

國友多吾人遠交滿岸書蘭谿祝子堅先生石，即善文詞而以醫術遊江湖間者。方以智浮山墓集卷之四流寓草有示祝詩。光緒蘭谿縣志卷五文學有傳。匡國嘗於順治三年（一六四六）設教堂於蘭谿，子堅即於是時奉教者。今羅馬教廷傳信部檔案處藏有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蘭谿教友祝石等六人請第一任中國籍主教羅文藻到蘭谿宣慰教友書，自稱已八十三歲。（譯文載一九三三年寧波出版法文雙月刊第一二期）余藏辯學抄本，稱匡國「慷慨豪邁，往還燕趙晉冀吳粵，敢語善多，名公鉅卿咸尊仰之，希一握手為幸」。蓋與霞客之豪情逸興相彷彿，匡國雖不遇其人，而猶得讀其文，并用以為繪圖之助，非偶然也。入華耶穌會士列傳記匡國嘗至漳州，並在某儒士家發現一舊經丁文望釋。霞客友多漳州人，則匡國得見遊記，亦自有因，蓋匡國「中國新圖志」一書必成於順治七年西歐之前，距霞客去世不及十年，時遊記尚無刊本，苟不與霞客家人或友朋有舊者，豈易獲得？天津工商學院藏有匡國之世界廣輿圖，二十六年一月四日該院出版專光四卷四十二期有攝影。明末清初教士所繪世界圖或中國圖，無稱廣輿圖者，亦可見匡國受廣輿記影響之深也。惜裝釘釋達處律諾，無從質證。二十六年春在杭州相值時，會促中亦未商榷及此，翹首北望，不自知其悲從中來也。

衛匡國根據霞客之遊記而作輿圖，不愧為霞客身後之知己，霞客何幸而有此域外之友！裴化行嘗謂霞客或曾與當時教士接觸矣，則匡國之知有霞客遊記，或即得諸先來教士之介紹，否則，匡國初來華夏，遊記傳抄者雖眾，亦不易為新來遠客寓目也。艾儒略之卒於閩也，適在匡國自閩返歐前一年，或謂匡國所獲之霞客遊記，即來自艾儒略手者，亦不無見地，故霞客生前與西洋教士之關係，實值得吾人加以探索。

（二）霞客遊記與康熙時西教士測繪之中國全圖

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至五十七年（一七一八）天主教教士奉帝命測繪中國全圖，衛匡國之「中國新圖志」即諸教士之重要參考書也。衛書與霞客遊記如有直接關係，則康熙圖與霞客遊記之有關係，似亦無可否認，但余以為二者間有直接關係亦屬可能。繪圖教士之一雷孝思 J. B. Régis S.J. 記曰「吾人時時以作一完善之輿圖為期，每抵一省，即不甚重要之城鎮，亦必躬往勘視，諮詢地方官吏士紳，查閱該城之史地圖籍。」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霞客族孫鎮作遊記序曰「名人巨公，莫不樂購其遺編。」時距繪圖僅五十餘年，而遊記已如此風行，當時教士係奉有繪圖各省有司職對其當地方官與名人巨公，必以此書進也。

丁文江先生霞客年譜曰「知金沙江為揚子江上游，自先生始，亦即先生地理上最重要之發見也。惜無繼先生而起者為之宣傳，其文遂埋沒於縣志及霞客遊記中。直至康熙中承天主教教士集全國地圖時，始再發見金沙之出路，而歐人遂謂中國人未嘗知江之真源，數典而忘祖，亦吾國學者之恥也。」以余度之，西洋教士蓋即據霞客所記，而以之入圖，非再度發見也。謂中國人不知江源者，乃後世之歐人，非當時繪圖之教士也。

年譜又曰「以各江之分水嶺，定山脈之來去，與近世地學家言不全符合，此乃十九世紀以前言山脈者之通病，康熙中製中國地圖之天主教教士，亦正犯此弊，不足為先生病也。」細玩丁先生之語，似繪圖教士與霞客同犯之弊，為不謀而合，寧知教士所繪者即本諸霞客所記，又安得而不同入歧途。

（三）徐霞客與西洋教士之關係

吾人讀霞客遊記，但見其與釋侶還往甚密，余甚疑其漫遊時或作僧裝也。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在富民縣老和尚洞記曰「余至此，土人稱以為老和尚也。」顯然不見其與西洋教士有何往還。當時

西洋教士有否關於霞客之記述，著人孤陋寡聞，不敢置書。丁先生為霞客作年譜，嘗鈎稽群籍，列舉霞客之友朋，而謂頌其友以及其人，亦知人論世者所不可忽也。余不敏，請師丁先生之意，一述霞客之友朋與當時天主教人士周旋之跡。

霞客遊跡雖廣，而交友不多，乃在此少數人中，與天主教人有關係者得九人，即張瑞圖、何喬遠、黃景昉、劉履丁、鄭之玄、張燮、陳繼儒、黃道周、鄭鄤是也。瑞圖、喬遠、楚衡、之玄、燮、景昉皆嘗為先生王隱人秋圃晨機圖題詠者，喬遠又嘗為先生所建名實張慎廟作紀序。履丁則為先生介紹錢謙益，而又與先生相還於西歸之後，並葬先生於江陰之馬鞍書。繼儒則為先生父母作傳，並為先生母作八十敘書。鄭鄤則先生自漳浦徒步訪之於羅浮，又訪之於常州者。鄤亦為黃道周贈先生詩作跋。九人中除張燮不能確認外，餘八人皆曾與天主教教士或教友相識。霞客生當利瑪竇至澳門後二年，教會傳佈未久，則此比例數已極可觀。霞客交友又多閩人，閩省開教遠在霞客入閩前數十年，而當霞客第一次遊閩後九年，第二次遊閩後五年，第三次遊閩前三年，即天啟五年（一六二五），西儒艾儒略，字思及(Aleni S.J.)應葉向高之邀，自杭州南下，止於福州，遍交省中名士，一時教務之盛甲於全國。順治六年（一六四九）卒於延平。著譯文書籍極多，若三山論學記，則與向高析疑辯難之作，口鐸日抄則儒略及其他三教士與閩中士大夫談道筆記也。巴黎國家圖書館藏閩中諸公贈詩抄本一冊（中文部一〇六六號）題晉江天學堂輯，皆為贈天主教教士者。書友向覺明先生達嘗以傳抄本見貽，贈詩者凡六十九人，皆一時名流，第二第三兩首則張瑞圖、何喬遠所作，第六首曾楚卿作，第二十三首劉履丁作，第五十一首鄭之玄作，五人皆霞客良友，瑞圖、喬遠、之玄皆泉州人，履丁漳州人，楚卿莆田人，又皆儒　、教化最盛之地，據口鐸日抄崇禎三年（一六三〇）至十一年（一六三八）儒略所到地，為福州、三山、福唐、莆陽、桃源、龍江、仙谿、清漳

海陵、建州、龍江。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儒略在泉州及興化授洗者二百五十七人。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迷在泉州掘獲古代所遺十字碑三座，（見張星烺先生著泉州訪古記，地學雜誌十七年一期）從者益衆。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建寧縣正堂左光先示中所謂「內而公卿甚至省外而院司守令莫不欽愛崇仰，所贈詩文，刻於崇正集者甚衆。而艾思及先生在西儒中尤稱拔萃，所著書亦繁心沁平，慄速破夢，相國葉公，欽請來閩，教鐸宏宣，八閩郡邑，咸建聖堂，以廣昭事。今幸振鐸來茲，本縣互質所學，尤深讚嘆云云」（見正教奉傳）即指此也。光先為名臣左光斗弟，事蹟見明史本傳。崇正集之全名為「熙朝崇正集」，題「皇明閩景教堂解」，亦藏巴黎國家圖書館中文部六八七五號，云崇正集有葉向高贈西教士及池顯芳贈儒略詩，曾見帝京景物略，景物略刻於崇禎八年（一六三五）知張瑞圖等五人贈教士詩亦必在崇禎八年前作，正天主教大行於閩也。

入華耶穌會士列傳稱儒略在閩，足跡遍泉州、福安、建寧、邵武、汀州、漳州、興化，授洗最多時，年達八九百人。學者稱「西來孔子」。三山陳侯光著辨學芻言自序曰「近有大西國夷航海而來，以事天之學倡，其標號甚尊，其立言甚辯，其持躬甚潔，闢二氏而宗孔子，世或喜而信之，且曰聖人生矣」，即指儒略而言也。黃貞請顏壯其先生闢天主教書，亦云「西來者，天主教中人利瑪竇會友艾姓，儒略名，到吾漳而鈍漢逐隊歃依，深可痛惜」，更有聰明者，素稱人傑，乃深惑其說，堅為護衛，煽動風土，更為大患！」深惑其說者有人傑，亦以見儒略聲氣之盛。崇禎十年十一月初一日，福建巡海道施邦曜告示有云「窮鄉僻壤建祠設館，青衿儒士，投誠禮拜，堅信其是而不可移，如生員吳伯溢，以縉紳之後，甘作化外之徒，黃尚愛等田野匠夫，堅為護法之藉，（中略）此等情狀，似不盡天下而入夷教不已」（以上皆見破邪集）施邦曜明史有傳，其言亦足證爾時福建教務之發達。

霞客友朋多好談域外事者，或亦足為霞客嘗與西洋教士接觸之旁證。張燮著東西洋考，為明末中西交通史一大名著，其卷六紅毛番和蘭身曰：「奉天主諱，祀所謂天主者於其中」。張燮蓋亦必嘗與西士晉接，或嘗聞其說者。

何喬遠著名山藏三十七卷，中有王享記中國隣邦及南洋諸地，並及香山澳之佛郎機，又所著閩書一百五十卷，亦有島夷一門。喬遠之友艾儒略，至於以詩文相酬，殆在求得域外地理知識。蓋儒略嘗於天啟三年（一六二三）撰職方外紀，卷首附有萬國全圖，意為利瑪竇輿圖及龐迪我圖說作增補也。蓋利龐之作皆圖重於文，而艾書則文重於圖也。其書凡五卷，卷首一卷。四庫著錄，天學初函，守山閣叢書，墨海金壺，清朝藩屬輿地叢書均收入。明清作家如方以智通雅，查繼佐罪惟錄外國列傳，尤侗外國傳，陸次雲八紘譯史，王大海海島逸誌，俱曾抄襲其說，亦以見其流傳之廣也。

陳繼儒與杭州楊廷筠極相得，廷筠乃教中所稱中國開教三大柱石之一，與徐光啟李之藻齊名。官京兆尹，嘗欲疏薦繼儒，繼儒絕意進取，遂不強。繼儒乃稱為「真知己」。所作敘楊淇園御史文中，有「數年以來，公與某蹤跡甚疏，而洞察本懷甚悉」之語。廷筠奉儒略為西學師，儒略則奉廷筠為國學師，職方外紀即廷筠所刊刻，而為之序者。繼儒亦嗜海外見聞，所刊寶顏堂秘笈收海語，海槎餘錄，瀛涯勝覽，而夷考備倭圖記等皆記異域事者。又收利瑪竇撰交友論，並為之序曰：「此書真可補朱穆劉孝標之未備。」可見其推重之深。

黃景昉與鄭鄤俱天啟二年進士，丁先生疑皆由文震孟陳仁錫二人介紹於霞客者。景昉嘗為三山論學記作序，極重艾儒略，曰：「以余所交如思及先生，恭慎康遜，大儒風格，是則可重也。」

鄭鄤嘗為黃道周贈霞客詩作跋，亦霞客所極敬佩者。鄭跋有云：「石齋過毘陵為余言霞客之奇棱

步三十里訪之墨下嘗弄笛假一鄭將，卸弗納，時聞余在羅浮則又徒步訪余於羅浮，往來海上，真有卓契順之風。陸霞客以崇禎元年（一六二八）訪道周於漳浦墓次，又赴羅浮訪鄭鄤。是年遊記止於四月三日。同年七月鄭鄤為王徵畏天愛人極論作序，並為評點。徵字葵心，號了一道人，亦奉天主教，聖名斐理伯，譯刻西儒耳目資及遠西奇器圖說等。畏天愛人極論乃其純宗教書籍。張縉彥為徵作墓誌，有「公通西學，與利瑪竇之徒羅雅谷善，遂天主堂以居之，著畏天愛人論，為前人所未發語。」見康熙陝西通志。康熙涇陽志引此文刪之。張炳璿王公像贊曰「畏天愛人，雖似彝耶穌之學，此生平好奇則然」，蓋欲為王徵奉教事蹟諱也。然畏天愛人極論一書之受當時人注意，亦於此見之。鄭鄤序曰「王子經濟大手，別所結撰，多奇絕，王子一不自有而獨以此為日用之課，既極論之，又命予評點以傳。」鄭既為之序，復為之評，亦足見其愛好此書之深。畏天愛人極論，巴黎國家圖書館有舊抄本，編目為中文部六八六八。鄭鄤亦嘗見王徵之遠西奇器圖說，天山自敘年譜（古學彙刊第一集）曰「崇禎元年……時王葵心為揚州司李。葵心直理極精，而有巧思，出奇器圖說相示。予問以木牛流馬，亦云可造。若所為代耕風磨水漏之類，真有裨於經濟，欲盡試之，聞楚用之衆而返。二人之相得，即此可見一斑。」請鄭鄤不以王徵處所得遠西新奇之說告霞客，孰能信也。鄭鄤之與教友發生關係，尚有早於王徵者，蓋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鄤補常州府學生員時，其宗師即教友楊廷筠淇園公也（見天山自敘年譜）。

綜上所述，霞客一生，似不能不受西洋科學之影響，而與當時之西洋教士不能無間接之關係。其友好中有八人與教士有直接關係，一也。霞客入閩，值天主教大行，二也。閩中傳教士艾儒略曾著職方外紀，三也。墓誌稱霞客不喜纖緯術數家言，故易與教士接近，四也。苟霞客生前未嘗與教士相往還，則衛匡國不易於霞客卒後十年內獲得其遊記，五也。霞客友朋頗多以海外紀述者稱者，則對當時來自

海外之教士必更樂過從六也。舉此六端，則吾人今日初步研究所得，霞客與西洋教士之關係，雖亦以間接者為限，然謂其有直接關係，亦頗可信也。惜霞客遊記殘缺，所記亦不全。鄭鄤跋黃道周贈霞客詩有「往來海上，真有卑契嬾之風」一語，足見霞客亦嘗屢為航海之遊也。然霞客渡海事迹，僅一見於陳函煇墓誌，遊記無一語道及。況雍乾禁教以後，教內外書遇中有涉及西來學術宗教者，輒為後人刪削。今存徐文定公遺墨中，亦有塗改之迹可為明徵。雖然，霞客遊記以鈔本行世者百餘年，鈔本書往往為人所珍，西人尤為重視。余深信霞客遺文必尚有留於天地間者。安得掃淨夷氛，遍發海內外書藏而求之，則今日僻處萬山中之初步研究，不過發凡起例而已。

按輔仁大學華裔學志第一卷第一期有裴化行法文「中國及其藩國之科學測繪地圖之階段（自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末）」及 Walter Fuchs 德文「清代地圖的材料」二文，余僅見其目，不知有否涉及衛艾二氏與圖及霞客遊記處也。謹識此以待他日論定。

江流索隱

林文英

自霞客先生作江源考以後，長江之真正源流，遂大白於世，其實踐之精神與卓識，殊可敬佩。自地質學倡河流襲奪之學說以後，對此「南流北轉」之金沙江，遂引為河流襲奪之良好例證。中外地質學者，俱嘗臆斷金沙江昔曾自麗江之石鼓南下，經劍川、洱源、鄧川、大理，向南流入元江，或瀾滄江，惟臆斷之者雖多，而實地考察者則甚少。余今歲因參加中印公路測勘工作之便，得自金沙江之巨甸沿江而下，經石鼓、麗江、劍川、洱源、鄧川、大理而至下關，親覩江流故道，一了平生嚮往之願，至為痛快。及歸，奉吾師曉峰教授來書，謂將為霞客逝世三百週年紀念出版專刊，徵文及余。乃不揣愚陋，謹就所見，繼江源考之後，作江流索隱，非敢稍能追蹤前人，不過聊補當年學術之所未逮，想為霞客之英靈所樂聞也。

茲將沿途所見，依次述其所得之例證與現象，然後綜述其前因後果及其對於今後交通經濟開發之影響。

(一)石鼓之北約二十公里有地稱紅石崖，為石灰岩之懸崖，臨江而立。但其上為一平地，寬四五百公尺，雖現在之江面約四百公尺，海拔約二千四百公尺。余認此平台可視為金沙江故道時所遺留之河谷平面，自此河床下蝕，至現在達四百公尺之高差，此四百公尺下蝕所需之時間即為金沙江改道以來之時間。

(二)金沙江原為東南南之方向，至石鼓後急轉而為東北北之方向，其原因實由於該地發生東北西南方向之斷層，有數事足以證明：(1)自石鼓以後，江南江北兩岸之地質與構造大不相同。江北為厚層石灰岩，地層傾斜平緩，江南為變質之片岩與石英岩，傾斜急陡。(2)江北及石鼓西南支流之北岸，均

成瓶峰懸崖及陡峻之山勢，南岸則較斜緩無峰崖之象。(3)南岸見石灰岩所成之斷層角礫岩甚厚，為斷層之有力證據。(4)石鼓西南為金沙江之一支流，河谷亦頗深長，其方向與金沙江改道後之方向成東北西南向之直線，此直線即代表斷層線之方向。其北岸所成之峰崖即代表斷層崖之地形，聞石鼓以下約百餘公里之處有地稱虎跳崖，為金沙江唯一之大瀑布。據聞高差達數十公尺，此或為金沙江改道時與原有江河接流之處，因金沙江原來之河床地勢較高，至今尚未能與其下之江流達成同一之河面，遂生懸崖，造成瀑布。

(三)石鼓以後越七百公尺高差之分水嶺即易為劍川河之水系。石鼓南約二十餘里有一南北方向之長形小湖，其南十里即為關上村，此湖為劍川河之發源地，或即為金沙江河道之遺跡。

(四)劍川縣北約七公里有地稱梅子哨，為一高崗，由二疊紀之玄武岩與石灰岩，橫斷隆起於河谷之中，亦為同期之斷層所成。

(五)劍川壩子有一劍川湖，南北長形，面積頗大，在甸尾之西南決口，流入漾濞江。此湖亦為金沙江之殘遺，因被甸尾牛街間之雙龍山斷層所堵截，遂成湖泊。想當年劍川壩子全在湖底，聞其下有泥炭質之黑土，可為佐證。後因湖水增高，在甸尾之西南覓得缺口，遂流注於漾濞，而成瀾滄江之水系。

(六)甸尾為劍川湖之南端，甸尾以後經野鶴坪至雙龍山，均見礫石層及厚層之礫質土，礫石層高度達海拔二千六百七十公尺，與劍川湖高差約三百六十公尺。(雙龍山為劍川與牛街之分水嶺海拔二千七百公尺)。此礫石層疑為當日金沙江河床之遺跡。兩邊山勢高聳，雙龍山則南北兩端和緩，尚留當年河谷之形態。

(七)甸尾至牛街所經之雙龍山分水嶺，為斷層隆起之山，斷層方向亦為東北西南，其主要組成之

岩石為玄武岩，並見有石灰岩厚約百餘公尺，又見斷層石灰角礫岩三處。雙龍山與牛街之高差約四百四十公尺。

(八)牛街壩子之西北有海西壩子。兩壩子為一偏南北方向之長条石灰岩山所隔。海西壩子有一南北長形之湖，水溢破峽，仍注入於牛街壩子。此中隔之石灰岩山，亦由斷層所成，崛起於當年之金沙江廣谷，而將此廣谷分成兩個壩子，海西壩子為該山所困，遂成湖泊，及水溢決口，並受冲積，乃出露一部分平壩。

(九)牛街及其南一公里內有連續之溫泉七八處，均成滚湯，硫磺氣溢，熱氣蒸騰於田野山麓之間，熱是偉觀，該處溫泉均出現於斷層線上。牛街之南有火焰山為角礫岩，其下有溫泉，是為斷層之明證。

(十)洱源亦有湖，稱洱源海子，即通稱洱海之源。〔其實以源遠流長論，雙龍山始應稱為洱海之源〕洱源壩子亦與牛街壩子為一山所隔，於下端相連，與前述之海西壩子與牛街壩子之情形相似，惟洱源壩子之規模較大耳。

(十一)應山鋪至邀檢之間，過一乾海子之小岡，與兩端之高差自九十公尺至一百二十公尺。此小丘為紅色礫石層所成，其下為玄武岩，是為當日河床所經流，後為斷層而隆起者。

(十二)牛街及洱源之水，滙流而入八里箐之峽谷，出峽谷後，即入鄧川壩子。八里箐峽谷中有二疊紀之玄武岩石灰岩及三疊紀之紫色砂岩頁岩礫岩，構造複雜，錯綜凌亂，顯由斷層所成。想當年此斷層隆起之際，洱源牛街一帶均在湖底，又因東西兩面均為高山所障，不能如劍川湖之水，可覓缺口而出，故仍趨此斷層之山，鑿成八里箐之峽谷。

以上係沿途觀察之所得。又查漾濞蒙化之間山勢平緩，地層頗新，似亦由斷層所成，此斷層崛起

之結果，將鄧川至鳳儀一段金沙江河谷堵成大湖，及後在下關之西南覓得缺口，水洩而成洱河，大理湖水漸落，西面沿點蒼山麓，受山中溪流之沖積，造成連扇形地之傾斜壩子及東面殘餘之洱海。其成因與結果，與劍川之情形完全相同。

從上述例證中對金沙江江流之本末可得如下之結論：

(一)金沙江確曾自石鼓南流，其所以改道，係由於河道中間發生東北西南向之斷層所致。舊說所謂由於源頭襲奪者，純屬臆測，並非事實。

(二)金沙江南流故道，係自石鼓經劍川、牛街、洱源、鄧川、大理、鳳儀、蒙化而至元江，今日之元江(紅河)，即當年金沙江之下游。有人因見現在劍川及洱海之水流入漾濞江，遂疑金沙江當年之水亦係流入漾濞轉注瀾滄江者，亦臆測之詞，殊非事實。其所以流入漾濞江者，因金沙江河道中，逐段發生斷層，堵成兩大湖泊，並皆水溢後向西南覓得缺口，遂成瀾滄江之水系。

金沙江昔曾自石鼓南下之發現，非僅為學術研究上之興趣，對於今後康滇間交通經濟之開發實有莫大之啓示。當余等自巨甸沿江而下至石鼓時，見金沙江兩岸沖積平原之廣大，與肥美之稻田，至為驚喜。蓋在此橫斷山區之北段，有此世外桃源，殊出吾人意料之外。余乃告同行工程師袁夢鴻君，以地質學家當有金沙江昔自石鼓南下之學說，苟此說為真，則自石鼓至大理之間，應有平緩之地形，寬廣之谷地，必有利於交通之建設。一如樂西公路曾利用大渡河昔自瞏場南下至現在安寧河之故道以築公路，所經菩薩崗較其同脈之小相嶺低四百公尺，地勢緩和，坡度遠勝。袁君以地質學多玄虛之學說，對此未遽置信。及實履其地，發現多數之證跡後，其信仰之程度較余尤深。因而發生在此，故道中建築南北方向鐵道之思想。蓋不僅地形優良，而劍川、洱源、鄧川、大理一帶壩子之肥美廣大，實為西

南山區之所罕見。大理至麗江之公路不經鶴慶而繞劍川，即係利用此江流之故道。聞蒙化之壩子亦甚優良。據此而論，則元江流域亦必為寬廣優良之壩子，足以發展農業。惟地處邊南，海拔較低，氣候溫熱，難免瘴癘為虐，為開發經濟之障礙，惟此可以人力克服之。

余年來常感橫斷山脈中發展交通之困難，尤其東西方向之鐵路，捨現在之滇緬鐵路外，幾難覓得第二條可通之路綫。故欲發展此區之交通，自當另求動向。今根據上述之事實與見解，余另擬一橫斷山區縱向鐵路之理想。此鐵路當起自河口，沿紅河而上，經蒙自、元江、三江口南澗與滇緬鐵路交軌崇化、下關、大理、鄧川、洱源、牛街、劍川、石鼓、巨甸、奔子欄而至巴安。即以巴安為中心以發展康藏之經濟文化，並以控制康藏之軍事政治。此路長度或在二千公里以上，坡度大致良好，所經大半均為富饒之區，為一良好之經濟路線。若再北展至德格甚或再展至玉樹西寧，則此路即為中國西部直通南北最長之國防路綫。依此理想，海防當為出納之海口，則越南應歸我有。蓋以越南為我滇、康、藏、川、黔、桂六省區出海最近之地，不宜坐視敵人久佔，致吾西南廣大地區，失卻其最重要之呼吸器官。質諸謀國當局，未知信其然否。

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於重慶鄉居

「江流索隱」質疑

任美鍔

揚子江與橫斷山脈水系之襲奪為中國地形上最有趣味之問題之一。前葛利普(A. W. Grabau)丁文江、李春昱、巴爾博諸君，對此問題，均有申述，以為襲奪之發生，乃由於揚子江上游向源侵蝕較速，致劫奪原來南流之金沙江，併入揚子江水系。近林文英君據實地之觀察，說明襲奪發生之原因，乃由於東北西南向斷層，使地面升高，阻礙原來南向之水流，使其循斷層綫改向東北流，造成目前石鼓附近金沙江奇特之折曲。綜其所述證據可議之處頗多，謹為臚陳，並以求教。

(一)石鼓附近江南與江北兩岸地質與構造之不同，似尚不能證明此斷層係最近發生，換言之即不能為斷層崖存在之證據。在地形上，由斷層造成之崖壁可分兩種，一為斷層崖一為斷層線崖兩者在地形上之意義略有不同。(註二)斷層角礫岩之存在，亦只能證明其地曾發生斷層，但不能證明其地有斷層崖。同樣石鼓至鳳儀間諸湖水系之分水嶺是否為新近隆起之斷層崖，亦屬疑問。

(二)進一步言之，即假定石鼓附近確有斷層崖阻塞原來金沙江南流，按林君原文，金沙江北岸為懸崖，南岸為緩坡，則該斷層之仰側當在北岸，而不在南岸，(林君文中亦謂北岸所成之峰崖即代表斷層崖之地形)換言之，受斷層崖阻塞之金沙江，不應循目前之流向，而應改取其他流路。

(三)尚有一困難之處，即金沙江浩大水流，如曾確受阻塞，而至於改道，則在石鼓以北，必曾壅積成一大湖，此湖之湖岸及湖水沉積物，目前必尚可追溯，但林君對此亦未有所報告。

(四)石鼓至鳳儀間，各湖間之分水嶺高出古代金沙江河床均不甚高，如雙龍山為劍川與牛街間之分水嶺，較附近之金沙江古代礫石層僅高出三十公尺，而古代金沙江礫石層較劍川湖約高出三

百六十公尺，按目前大理劍川一帶山嶺之相對高度均在六百公尺以上，故在襲奪以前此段金沙江兩岸山嶺必較今面高出二百公尺以上，由斷層所造成之分水嶺既甚低下，是否足以阻塞金沙江流使其發生如此重大之改道，實為疑問。蓋在峽谷區域，如斷層崖上升高度低於河旁山嶺之高度，則河水雖暫時被堵成湖，最後江溢仍將循故道南下，如茂縣疊溪附近，岷江受地震山崩堵塞，但最後仍循故道南流。(註二)

(五)據丁文江等之記載，金沙江以北之鶴麗江等，前亦南流，後受襲奪始注入揚子江，此次襲奪是否亦由於東北至西南之斷層。

綜合各種證據，以著者個人臆測，以為金沙江之改道仍以由向源侵蝕解釋較為合理，林君所述東北至西南之斷層線，僅使揚子江向源侵蝕較易進行，使揚子江之流線循抵抗力最小之斷層線，在石鼓至永寧一段，作目前東北至西南之方向。據此理論解釋，則目前石鼓一帶之崖壁為斷層線崖而非斷層崖。上述第二種困難，即金沙江流線不在斷層仰側以北，而在仰側以南一點，可以不成問題。而其他困難亦均可迎刃而解。林君文中述石鼓以下金沙江上虎跳崖大瀑布，或為金沙江與原來揚子江上游接流之處，因前者者河床原較後者為高，故至今尚未能蝕至同一河面，於是遂造成瀑布。按河流襲奪如由於向源侵蝕，則在襲奪點上，襲奪河河床必較被奪河為低，林君所述不啻為金沙江襲奪由於向源侵蝕之一旁證。

金沙江之被奪既由於向源侵蝕，然則揚子江上游之向源侵蝕何以較速？按江河在大理附近距東京灣入海處僅八百餘公里，而揚子江自石鼓至海之距離約三倍於此，故大江上游向源侵蝕較速之原因，並非由於河源離海距離之不同。據巴爾博之解釋，揚子江上游水系之襲奪約發生於第四紀

揚子兩時，當時雲南西部諸河尚未成爲深峽，流勢較緩，揚子期地殼運動時，西康雲南間山嶺上劇烈，四川盆地或亦於是時發生下沉作用，於是四川境小揚子江河床坡度實增，向源侵蝕加速，遂劫奪大渡鴉礱金沙諸江，而造成目前大江上游之特殊水系。(註三)

(註一)詳見任美鍔地形學，第六章第八節，浙江大學講義，

(註二)見常隆慶，四川疊溪地震調查記，地質論評第三卷，頁二五一—九二，民國二十七年出版。

(註三)見 G. B. Barbour, Physiographic History of the Yangtze, pp 7—11 and 100—101.

讀徐霞客遊記憶浙東山水

任美鍔

徐霞客遊記為一代奇書，然非身歷其境，執卷比程，則無以見先生觀察之精審，叙述之確審。初讀其書，嘗苦細瑣，雖辭藻清麗，而地名里程村落方向，充塞連篇，每覺心目俱困，無所適從，及至身遊其地，始深佩先生記叙之精審，觀察之周詳。故先生此書最好須在旅途中讀之，亦惟游蹤遍廣之旅行家與地理家始能認識遊記之真正價值。先生年譜出諸丁在君先生手筆，良非偶然。

先生生當明季，去今三百餘年，其所記述自不能以近代科學眼光衡量之。以地形學而論，遊記所述，幾全為片斷之描寫（empirical description）而缺合理的解釋，故馳騁辭藻之處多，而系統論述之處少。但此因乃當時地形之學尚未進步，不能執近代所知，以苛責先生。然遊記中之描寫確做到真確與細密兩點，已屬難能可貴，推厥原因，實由先生之富於求真精神所致。先生登山必窮其巔，游洞必探其極，備歷艱辛，冒萬難，此固近代科學家之求真精神也。先生游蹤既廣，日與大自然相接觸，其描寫自愈趨精確，如先生對粵桂間峰林地形（karst）之描寫，有「峭峰離立，分行競顯，磅礴數千里，為西南奇勝」等語，維妙維肖，誠為名句。

浙江山水甲於東南，而天台雁蕩又為浙江名山中之尤勝者。余以二十二年春隨張郎曉峰遊浙省諸勝，抗戰以後，舊籍零失，印象遂淡，近方杰人先生以本年適值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年，約請同人為文以資懷慕，因抽暇復讀遊記，而天台雁蕩之奇景，又重現於腦海。先生游天台雁蕩凡兩次，均自北南行，由臨海與黃岩入山，余則自樂清北上。先生游蹤較廣，天台之瓊台，雁岩之屏霞嶂諸奇峰，均曾躬親登臨，危崖深谷，不能阻其游興，如其登雁宕之天聰洞，文梯破莽，直抵圜洞之下，梯而登，不及則所

木橫嵌夾石間，踐木以升，稍不及，則以繩引梯，懸石隙之樹，梯窮濟以木，木窮濟以梯，梯木俱窮，則引綆懸樹。」余當時以時間所限，僅能匆匆遙觀而已。

天台與雁宕風景之不同，由於岩石之差殊。天台渾圓雄厚，雁宕奇峭峻拔，一為花崗岩侵入體，一為流紋岩岩流。賓客遊記述天台華頂，僅云「荒草靡靡，山高風冽」，而記雁宕，則謂「絕壁四合，摩天劈地」，「突嶂沓重岩怪峰，突兀無寸土，雕鏤而態，峰峰奇巉，離立滿前」。蓋花崗岩具地面節理，風化循地面剝落，風景單調無奇，而流紋岩具直立節理，受侵蝕分裂為峭立之奇峰，故兩山風景顯然異致。先生遊雁宕諸峰，紫崖錯繡，滿壑瑰緻。

但上述比較，亦有例外。天台西部之瓊台雙闕，為溪流切刻玄武岩而成，峽谷壁立，瓊台如靈芝一支，兀立於繞壑之中，層崖外逼，旁絕附麗，蔚為奇觀，風景與華頂一帶頓不相同。故先生遊瓊台，自「北峰懸墜而下，度脊處咫尺，復攀枝仰躋而上，俱在峭石流沙間，趾無所著也」。

風景不僅供文人學士之流連欣賞，且又有經濟上之價值，如瑞士擁昂白山之奇勝，國家經濟端賴旅客消費以為挹注，故觀光事業之發展，亦為將來建國中之重要項目。浙東諸山，以其交通之便利，風景之幽勝，自可首為發展，以作領導。抗戰以前，浙省當局對於觀光事業已加注意，如公路之開通，風景區之圖刊，旅社之創設，已開其端，光惜抗戰發生，一切俱告停頓。覽眾人物，讀先生遊記，懷昔日舊遊致懷之心，不禁倍增矣。

霞客遊記中之植物地理資料

黃秉維

一

我國文人多喜安居室中，而憚遠遊異域，故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以為中國人治地質學尤難有成，二十年以來中國地質學者輩執鞭，競於青山綠水之間，調查研究，北逾黑水，南及海南，西屆新疆，東盡東海，莫不有其蹤跡，刊行報告亦已優足汗牛，李氏之說之為過，自不待辯。然遍稽吾國歷史，不畏險阻，不辭勞瘁，涉深邃峻，以尋幽探奇，如明季徐霞客先生，實為高映之孤霞，獨擊之明月，古今來一人而已。丁在君先生於先生獨行萬里之勝概，觸風沐雨之勤勞，曠朗無前之襟懷，詳審樸實之文筆，深致景佩，乃為編年譜，闡舉休明，既以彰先民之高矩楷模，復使來者知所循勉。今歲適為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在君先生之游蹤萬里，亦六更時序矣。遵義諸師友發謀所以紀念霞客先生，並維在君先生所啟之緒，主其事者張曉峰先生方杰人先生均函囑為文附驥，且以植物地理為題，時適冗猥蝟集，復因僻處偏隅，遍求不獲霞客紀游之作，受命徘徊，不知何以為應。後自他地假得游記，遂竭兩夜之力瀏覽一過，復以一日一夜，擷採其中有關植物之記載，而排次之。幸爾成文，遺誤知必不免也。

在君先生於所編年譜中嘗言，「山水石嶂之外，先生又嘗注意於植物，並舉大理蝴蝶花及固棟不體而則以為例，復引天啟三年癸亥（一六二三）記華山、嵩山、太和山植物狀況之文以駁外國學者華北昔有森林之推說，遊記中有關植物之敘述，如彙而錄之，可得數十則，在君先生所舉特其一斑耳。植物地理學可大別之為兩門，其研究植物與環境之關係者曰生態植物地理，其研究植物種屬之分佈者曰區系植物地理。前者之例如華、嵩、太和諸山植物之記述，後者之例，如大理之蝴蝶花。吾今排次遊記

中之植物地理資料，亦以此為依歸。

二

山地環境，最為複雜植物上之差異亦最顯明。霞客先生之遊，多在崇山大嶺之間，故於植物與環境之關係，時有所見。癸丑（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四月初三遊天臺山日記云，

「復上至太白，循路登絕頂，荒草靡靡，山高風冽，草上結霜寸許，而四山迴映，琪花玉樹，玲瓏滿望。嶺角山花盛開，頂上反不吐色，蓋為高寒所勒耳。」

丙辰（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四）二月初七遊黃山日記云

「……則松谷菴矣。……再循溪下，溪邊香氣襲人，則一梅亭亭正發，山寒稽遲，至是始芳。」

溫度不同，則花卉之吐謝時期不一，為物候學上之原理，霞客先生不但知其然，且能道其所以然。緯度高與海拔大影響相似，故己卯（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正月二十七滇遊日記謂，

「其地（指麗江）杏花始殘，桃猶初放，蓋愈北而愈寒也。」

高山溫低而風烈，不但影響物候，且足左右物型。高山樹木之特徵，不高大而矮小，不挺直而偃臥，不筆直而拳曲。遊記中對此描述頗多，以下數則，皆其例也。

「過慈光寺，從左上，……石級為積雪所平，一望如玉。疏木茸茸，……上至平岡，則蓮花雲門諸峯，爭奇競秀，若為天都擁衛者。由此而入，盡皆怪松懸結，高者不盈丈，低者僅數寸，平頂短鬣，盤根虬幹，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丙辰（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四）二月初六遊黃山日記）

由樓引崖踐雪下塢半，一峯突起，上有一松裂石而出。巨幹高不及二尺，而斜挺結曲，蟠翠三丈餘，其根穿石下，幾與峯等，所謂擾龍松是也。（同上）

獨上天都。……「其松猶有曲挺縱橫者。柏雖大幹如臂，無不平貼石上，如苔蘚然。」（戊午（萬曆四十六年

一六一八）九月初四遊黃山日記後」

「余初登西南主山，則松陰殺壓，然挺拔之勢，而偃臥盤曲，雖小亦然。」（戊寅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五月初一黔遊日記記普安（即今盤縣）南丹霞山之遊）

「頂閣無高松巨木，即叢草亦不甚深茂，蓋高寒之故也。」戊寅十月二十九滇遊日記記碧雞關外北棋盤山之遊）

樹皆偃側，有斜騫如翅，有橫卧如虬，更有側體而橫生者。」（己卯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九月初九滇遊日記記雞足山之遊）

有時高度太大，氣溫太低，或風勢太烈，樹木間至不能生長，遊記於此，亦有提及。己卯三月二十二滇遊日記記點蒼山植物云，「嵓既窮，而土峰峻甚。乃攀樹三里，山樹三里山樹亦盡，漸陟其頂。……頂皆燒茅流土，無復棘翳，惟頂坳間時叢木一區，翳棘隨之。」華北氣溫較低，而冬季季風亦較強，山嶺多在樹木線之上。然據癸亥（天啟三年，一六二三）二月二十一遊嵩山日記謂，「孤松挺立有曠致。又北上三里，始躋絕頂，」則嵩山之森林上界雖似不高，樹木上界實去最高峰不遠。華山峰頂，松柏多合三人圍，是樹木上界且在最高點之上也。

東南各省地勢既不甚高，緯度又較低下，故山峰在樹木上界之上者不多，但遊記中亦往往有樹木上界之記述。丙子（崇禎九年，一六三六）十月十九江右遊日記記建昌（即今南城縣）董黃朗之英家嶺六與石坪西來大道合，下五里，北轉始有高望簇木。」顧西入粵黔滇諸省以後，因石灰岩分佈甚廣，山多童禿，其地無森林或無樹木，其為氣候所致，抑為土壤所致，則未經調查，不易確知。

在緯度較高而雨量較少之境，南坡北坡，陽光強弱懸異，濕度大小殊同，植物每不相似。霞客先生

之遊恒山，即曾注意此項現象。癸酉（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八月初十遊恒山日記云，「俯瞰山北，崩崖亂墜，雜樹密翳，是山土山無樹，石山則有。北向俱石，故樹皆在北。」十一日遊恒山日記又云，「一迴顧北瞰東西，峰連壁隱翠，疊丹流。其盤空環映者皆石也。而石又皆樹，石得樹而嵯峨傾嵌者，幪以藻繪而愈奇，樹得石而平鋪倒蟠者，緣以突兀而尤古。」霞客先生以為有石始有樹。實則石與樹之皆在北坡，乃為偶合，左右樹木之分佈者蓋氣候也。

雲南高原終年雨風不絕，若干地方，狂風頗盛，故往往低地不蔚林木，而反為草原平曠之觀。戊寅（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八月二十九滇遊日記述黃泥河以東約四十七里之塢中植物謂，「塢雖大皆荒茅盤錯，絕無禾黍人烟」，即為一例。惟此或由地勢低窪，排水不良，空氣不能透入土中，致樹木無從成長亦未可知耳。

副熱帶之植物被雲霧密罩，常遊記中每有極佳之描寫。丁丑（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十一月二十四西遊日記稱，鎮遠東北「深木密蔭，叢障不辨土石。」二十七日又記在都結舊州東北「上一嶺畔，多叢木。木中竹箐上者三里，林木少斷處，下瞰左右旋谷中木合叢阻，飛鳥不能墜下。」陰冬之時，而有此陰翳之象，決非中緯高緯區域所可獲見。己卯（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七月十三霞客先生遊保山西北之石城，遊記言，「披叢棘，頭不戴天，足不踐地。」又言「萬木森空，藤蘚交擁。」又言，「盤峽塢，森木皆浮空結翠，綠日不容下墜，山上多扶留藤」，讀此文如身歷其境，而語語皆為寫實者，無浮飾之詞，信數陳自然現象之能事也。

三

霞客遊記中植物種類之記載由植物分類學觀之，實無可稱，蓋其所舉植物之特徵，多不足資為種屬鑑別之依據，而植物學者視為可珍可貴者，有科學價值之種屬，人往往體小色晦，不易發掘，在植

物社會中屈處於其他優勢份子之下，雖獲霞客先生之重睞也。然凡嶄然出衆之奇花異木，霞客先生每有所見，無不筆之於書，故由這系植物地理之立場，即霞客遊記以求之，固亦有可尋之線蹤。霞客先生，生長東南，是以其遊浙閩皖贛，未得一顆可異之草木。華北植物種類為數遠遜南方，撰之霞客遊記，異種可述者，惟鄂北太和山之榔梅，嵩山之金蓮花與五台山之天花菜三種而已。

癸酉（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八月初八遊五台山日記言，「……回野子塲。自白頭菴至此，數十里內，生天花菜，出此則絕種矣。」天花菜果為何種植物，尚不可知，但據此文，其為一特殊之種，則可無疑。

癸亥（天啟三年，一六二三）二月廿一遊嵩山日記云，「……得法皇寺，寺有金蓮花，為特產，他處所無，以金蓮花名之植物共有二種，一為 Trollius asiaticus（即金梅草，為多年生草本）一為 Tropaeolum majus 為一種原產南美，栽培供觀賞之一年生草本，法皇寺者未審究是何種也。

遊記中關於榔梅之叙述共有四則，

「謁榔仙祠，……前有榔樹特大，無寸膚，赤幹聳立，纖芽未發，傍多榔梅樹，亦高聳，花色深淺如桃杏，蒂垂絲作海棠狀。梅與榔本山中兩種，相傳元帝插梅寄榔，成此異種云。」癸亥三月十三日遊太和山日記，

……為上瓊臺觀，其旁榔梅數株大皆合抱，花色浮空映山，絢爛巖際。……余求榔梅實，觀中道士噤不敢答，既而曰，此係禁物，前有人擕出三四枚，道流株連破家者數人。……及趨中瓊臺觀，余復求之，主觀仍辭謝弗有。……忽後有追呼者，則中瓊臺小黄衣，以師命促余返觀，主握手曰，公渴求珍植，幸得兩枚，少慰公懷。但一洩於人，罪立至矣。出而視之，形侔金橘，漉以蜂液，金相玉質，非凡品也。」（癸亥三月十四日遊太和山日記）

「……南巖又名紫霄巖，爲三十六巖之最。天柱峰正當其前，自巖還至殿左。……書返宮，購其使，使得御梅大枚，明日再索之，不可得矣。」（同前）

「至竹芭橋，……依山越嶺……於亂箐叢翠中，時見榔梅花，映耀遠近。」（癸亥三月十五日遊太和山日記）

由此數則可見榔梅曾爲太和山特產。然近代植物誌中，均未有榔與梅之名。珍貴如遊記所言，而竟在近代植物採集殊遺之列，豈已因天然淘汰，人類採折而靡有孑存歟？

天花菜與金蓮花似均爲傳自他地之栽培植物。榔梅由兩種枝接而成。榔爲(A)當地原產，(B)或天然由他地傳播而來，(C)抑人工由他地移植而來，亦在未可知之數。霞客先生以南人遍遊嵩華恒三岳與五臺太和二山，乃所見之可異植物僅此三種，且皆似非天然植物，則華北植物種屬之不足稱富，可不待言矣。

由衡陽而南，氣候漸變溫暖，植物種類亦與東南稍異。衡陽之寶珠茶，遊記中曾再三言之。

「入桂花園，……前列丹桂三株，皆聳幹參天，桂陰蔽日。其北寶珠茶五株，雖不及桂之高大，亦蓊森殊匹。」（丁丑（崇禎十年，一六三七）二月初七楚遊日記）

出步紫皁門外，途遇折寶珠茶者，花大瓣簇，其紅映日。又見千葉緋桃，含蕊如大鐘，皆桃花中神物也。

入桂花園，則寶珠盛放，花巨如盆，殷紅甚密，萬朵浮團翠之上。（丁丑二月二十二楚遊日記）

（丁丑二月二十楚遊日記）

九疑山在湖南與粵桂交界之附近，緯度更低，植物品種見於遊記者亦有數項，

「陵（指舜陵）有二大樹夾道，大四人圍，廟僧呼爲珠樹，結實大如指，去殼可食。」（丁丑三月二十五楚遊日記）

「色是又有紫花二種，一種大如山茶，小茶與山鵑等，艷色可愛。枯樹間蕉葉黃白，厚大如盤，余初濶疑……穿著烘之，香正如香蕉。又山木二，皆有椰木，最貴梅次之，又有鷔杉，葉扇同，微柏梅情也」（丁丑二月廿八楚遊日記）

粵西本屬副熱帶，植物大異華中。但因霞客先生遊踪多在巖穴之間，亦即石灰岩峻峯之處，草木本不易生，故所選所記可屈指而數，其不限者惟如下數則耳：

「地（指容縣西北秦室村）多大竹，裂竹片大至尺許」（丁丑八月初六粵西遊日記）

「自入新寧至此（指駃樸石山一帶）也，巴豆樹、蘇木二種，樹棒小，巴豆葉色丹井晚，每隊緊重疊，狐懸絕壁，峰翠瞬望，如楓葉著霜，般紅點綴可愛。蘇木則出四平境，隨處俱生，莢如扁豆，子長倍之。𬘡幹結癭點點，盤結同重乳。土人以子種成林，收買不至轍則為薪，又擇其多年細髯者先削之，乳紋所結，朵朵作胡桃痕，色尤蒼翠。」（丁丑十月初二粵西遊日記。按巴豆學名 Croton tiglium 為高約三四公尺之常綠灌木。蘇木又稱蘇方，學名 Caesalpinia sappan 為高約十六七公尺之喬木，皆副熱帶或熱帶之植物，華中各省及粵、桂北部所無者也）

「向武多何首烏，生石山穴中，有至五斤者。余於州城以十二錢得五枚，重約十五斤，土人皆以為馬轎鄉云」（丁丑十一月十七粵西遊日記。按何首烏學名 Polygonum multiflorum 為一種落葉纏繞藤本，塊根為藥料，有時四乃如人，而分枝如手足，故有服食可以成仙之傳說。在我國分佈頗廣，惟一根大至五斤者不可多觀耳。）

「初至村，遥見屋角黃花燦爛，以為菊，疑此盛，逼視之，乃細花叢叢，不知其名」（丁丑十一月廿九粵西遊日記）

地（指隆安）多巨竹，徑尺餘，土人以為屋柵。婦人每挑四竹，汲於深箐，節長至四尺。」（丁丑十二月初三粵西遊日記）

木棉樹粵西隨處有之，此中（指三里城）尤多。春時花大如木筆，紅色，燦然，時有喜鵲群啄，四面繞之。竹箐中實外多刺，叢生最大，如吾地虛中者間有之，然無巨者。」丁丑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次年二月十二日粵西遊日記。按木棉學名 Ceiba pentandra 我國惟粵桂中南部及雲南南部有之；中實之竹惟木竹，學名 Phyllostachys congesta 浙西各地亦產之，不審霞客先生何以獨以三里城者為可異也。）

「土人謂此山（指宜山西南七十五里之多靈山）四時皆春，花果佳珍，林無素木。……若余所見，引泉濆石之上，有葉如秋海棠，大倍之，色獨白，不知何種。山頂巨木有薔薇，綠枝緋花，瓣紅鮮耀。又有酸草，莖大逾指，正赤作珊瑚色。」（戊寅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二月二十九粵西遊日記）

霞客先生之遊貴州，履及之地既不甚廣，而黔中植物又少特殊之種屬，故遊記關於奇異草木之記述祇有兩則，且半屬菌類，以貴州濕高，菌類之滋生特易也。

「白雲山中……又有菌甚美。大者出龍潭後深箐仆木間，玉質花腴，盤朵徑尺，即天花菜也。又有小者名八擔紫，土人呼為茅聚，雲南甚多。」（戊寅四月十七黔遊日記）

「余草記間（在盤縣南丹霞山中）中影修屢設茶供，以雞葼菜萬壽花藤如嬰嬰針線，斷其葉蒂，輒有白漿溢出，花蕊每一二十莖成一叢，莖細如髮，長半寸，綴花瓣蒂間，花色如淡桃花，連叢採之為蔬頭，皆山蔬之有風味者也。」（戊寅五月初二黔遊日記）雲南植物品種，遊記中誌述最多。

「滇中花木皆奇，而山茶山鵑為最。山茶花大逾碗，攢合成球，有分心卷邊軟枝者為第一。省城推重

者城外太華寺城中張石夫所居朵紅樓樓前一枝挺立三丈餘，一枝盤垂覆及半畝。垂者叢枝密幹，下覆及地，所謂柔枝也。又為分心大紅，遂為滇城冠。山鵑一花具五色，花大如山茶，間一路遍野，莫盛於大理、永昌境。」（滇中花木記）

璧紋瓊葩瑤瑩，千容萬變，皆木所未收。素習者惟牡丹，枝葉離披，布滿石隙，為此地絕遘，乃結子並垂，外綠中紅，又余他所未見。（遊太華山記）

「庭（言曲靖翠峰山朝陽菴）前西番菊兩株，其花大如盤，簇簇無心，亦光燦爛黃菊為之奪豔，乃子種而非苗分，此其異於他菊者。」（戊寅九月十二滇遊日記）

叢生。因引余觀優曇樹（樹在安寧曹溪寺）……其高三丈餘，大一人抱，而葉甚大，下有嫩枝旁叢，聞開花當六月伏中，其色白而淡黃，大如蓮而瓣長，其香甚烈而無實。」（戊寅十月二十七滇遊日記）

觀音提樹（在昆明土主廟）……其大四五抱，幹上聳而枝盤覆，葉長二三寸，似枇杷而光。土人言其花亦白而帶淡黃色，瓣如蓮，長亦二三寸，每朵十二瓣。」（戊寅十一月初六滇遊日記）

（昆明筇竹寺）有蘭二本，各大叢合抱，一為春蘭，透二莛，一為冬蘭，花發十穗，穗長二尺，一穗二十餘花，花大如萱，乃赭斑之色，而形則與蘭無異。葉比建蘭闊而柔，縈彌四垂，穗長出葉上，而花大如萱亦交垂於旁。」（戊寅十一月初八滇遊日記）

禾木者，山中特產之木，形不甚大，而獨此山有之。 然目前亦未覩其木也。（同前）

「見崖上（在元謀此）懸金元累累，如彈貫囊枝，一隊數百，擘視之，即廣右所見顛茄也。志云中有白粟，毒甚，土人俾為殺藥，著物立斃。」（戊寅十二月初十滇遊日記）

「此扁樹（在雞足山中）古木一横，自根横臥丈餘，始直聳而起，横卧處不圓而扁。己卯（崇禎十二年，

一六三九）一月初三滇遊日記

古松（在鷄足山中） 本大三圍，乃龍鱗而非五鬣也。山間巨松，皆五鬣，聳幹參天，而老龍鱗者無大者，餘大五以上，一甑四面橫枝大，伴杉纏其端，又倒垂針攢尾，大不棹，幹裂分裂。（己卯一月初九滇遊日記）

〔鷄足山〕有本山參：又有孩兒參，頗具人形，皆山中參。又有桂子，又有海棠子，皆所不見者。大抵滇西果品吾地所有者皆有，惟棗差小，而栗無肉。松子、胡桃、花椒皆其所出。惟龍眼、荔枝，市中亦無售。之類，鷄葼之外，有白生香蕈、白生生於木，如半蕈形，不圓而薄脆而不堅，（鄉中謂之八擔柴），味不及此。〔蘭品最多，有所謂雪蘭（花白）、玉蘭（花綠）最上，虎頭蘭最大，紅舌白舌（以中心一點如舌外吐也）最易開，其葉闊寸五分，長二尺，而果花一穗有二十餘朵，長二尺五寸，花朵大二三寸，瓣闊共五六分，此家蘭也。其野生者一穗一花，與吾地無異，而葉更細。（己卯一月十一滇遊日記）

〔植〕盆中花頗盛，（在劍川）山茶小僅尺許，而花大如椀。（己卯二月十四滇遊日記）

〔其地〕（指石寶山麓）萬纓盛開，十餘朵簇成一叢，殷紅奪目，與山茶爭豔。（己卯二月十七滇遊日記）

〔其樹〕（指大理之十里香樹）高臨深岸，西向，幹半空盤然挺立，大不及省城土主廟奇樹之半，而葉亦差小。其花黃白色，大如蓮，亦有十二瓣。（己卯三月初十滇遊日記）

〔泉上大樹〕（在大理）當四月朔即發花，如蛺蝶，鬚翅栩然，與生蝶無異。……還五月乃已。……至此則以時早未花。（己卯三月十一滇遊日記）

〔樹〕（指大理之龍女樹）從根分挺三四大株，各高三四丈，葉長二寸半，闊半之，而綠潤有光，花白，小於木蘭，亦木蓮之類，而異其名。時花亦已謝。（己卯三月十三滇遊日記）

白山茶(在大理)一株花大如紅茶而瓣簇如之花尚未盡也(同前)

路旁(永昌而三十餘里)多黃果即覆盆子也色黃酸甘可以解渴(己卯四月初十滇遊日記)

兩箐中(在騰越南寶峰山中)悟樹奇株樹葱蘢密竹之大者如吾地之貓竹中者如吾地之筋竹小者如吾地之淡竹無所不有(己卯四月二十一滇遊日記)

飛松者一名豚實亦作槽實正如梧桐子而大倍之色味亦如梧桐而殼薄易剝生巨樹中一見則伐樹乃可得遲則樹即存而子皆飛去矣故曰飛松惟顛塘關外野人山有之(己卯四月二十三滇遊日記)

上夾重崖(在騰越北山箐)二木毬……垂腋自叢端懸空下丈餘即結爲癭如瓠鶉之綴於蔓分懸之端綴葉細枝上迎雨露葉葉黃綠花葉不一狀亦有綴細子圍繞枝間者即山僧亦不能名之但曰寄生或曰木膽而已……一癭圍如葫蘆倒垂上大下小中環約(頸)一癭環若巨塊兩端圓湊而中空皆藤盤於上而枝發於下如球者輕而鬆如葫蘆者堅而實(己卯四月二十四滇遊日記)

坦夾澗(指蒲縹北之芭蕉洞)口累累垂此真覆盆子也其色紅熟則黑而可食比前去昨街子所鬻形同而色異其熟亦異其功用亦不同也(己卯五月二十四滇遊日記)

有花一樹(在保山)甚紅即飛松之桐花也色與刺桐近似花狀如凌霄而小甚艷花而不實土人謂之雄樹(己卯五月三十滇遊日記)

垂雨析嵐中(在保山)花上花插木毬樓孔間飄浮遠亦吐花。花上花者葉與枝似吾地木槿而花正紅似閩中扶桑但扶桑六七朵攢爲一花此花則一朵四瓣從心中又抽出叢其上殷紅而斷又白春至秋猶開。又以杜鵑粟子蘭如珍珠蘭而無蔓莖短葉圓有光抽穗細黃子叢其上如粟子

不闕而落。小山茶分植其孔,無不活者。(己卯六月十、滇遊日記)

自垂箐(在保山)寬樹蛾一箐(乃菌之生於木上者,其色黃白,較木耳則有莖有枝,較雞葼則非土而木)(己卯七月初六滇遊日記)

所營之枝(在保山)皆結異形怪果(己卯七月初八滇遊日記)

山上(指保山西北之石城)多扶留藤,所謂蔞子也。此處尤巨,而長有長六丈者。又有一樹徑尺,細芽如毛,密綴皮外,無毫隙。當其中有木龍馬,乃一巨樹也。其下體形扁緻,三尺,橫尺五,自地而上高二尺五寸,即平擁半尺權者。止存下節茂者,毫餘而起,其餘正圓,如下體之半,而高不啻十餘丈。其所存之下節,並附之,其圍亦如營幹,得下體之半,而其中皆空,外膚之圍抱而附於營幹者,其厚上寸餘,中環腹如桶,而水盈焉。桶中之水深二尺餘,蓋下將及地,而底於外膚之還者一寸有五。約水而乾之,不旋踵而水仍滿,亦不見其所自來。及滿至膚邊下寸五,輒止不溢,若有所限之者,此又何耶。其樹一名溪母樹,又名水冬瓜。(己卯七月十三滇遊日記)

有一樹立寺前頭(在寫字保山關之特柯)大合抱,其木挺直,其枝盤結,有膠淋漓於木上,是為紫梗樹。其膠即紫梗也(己卯八月初一滇遊日記)

觀燈龍花樹(在雞足山)其樹葉細如豆瓣,根大如匏瓠,花開大如山茱萸,中紅而尖蕊俱綠,似燃燈臺。(己卯九月十二滇遊日記)

上錄各則所記之植物中,山鵑、山茶、馬纓等種類之富,當以雲南為第一,故形能萬千,而多為霞客先生所未經見。顛茄為 Atropa belladonna,五鬣松為 Pinus armandi,春蘭為 Cymbidium virescens,香蕈為 Lentinus shiitake,菩提樹當為 Tilia paucicostata,龍女樹似為 Magnolia delavayi,波羅

蜜樹（Artocarpus integrifolia）又名長珠蜜樹，但其性狀與遊記中所謂優曇樹不同。參酌雪齋王簡。虎頭蘭、紅香、白香、魚子蘭皆爲顏料植物，以所用名稱均是俗稱，所記性狀又不詳審，故無由知其種屬。龍鱗松亦不知何指，如爲松屬，則以Pinus Massoniana爲較近似。此外西番菊、木本高樹、本山參、孩兒參、白生、十里香樹、蛺蝶花、黃果、飛松、木將軍、蟹子花、上花樹、姊妹樹、留藤、虎母樹、紫梗樹、燈籠花樹、葶果、高河屬何種，無可稽考。解疑釋惑，惟有實地採集以外，莫道來由。

雲南地形之特異，爲高山深峽，相錯相間，縱馳而南，高山皆爲植物所分布之障阻，谷地遂爲各異區系植物地理之單元，故植物種屬爲數特繁，溫帶之中，允居首位。霞客先生以異鄉之人，遍遊至此，在在均得見所未見，積滇中花木皆奇，瓊瑤璧千容萬變，香自所未收，而書中怪樹奇株，蔥蘢繁盛，所萃之枝皆結異形怪果。諸語，則滇中草木爲類之冠，豁然若揭，而有本山參……又有孩兒參……又有桂子，又有海棠子，皆所未見者。大概迤西果品，吾地所有者皆有，鮮、蜂尤顯，示滇中種屬之多遠非東南各省所能比擬焉。

論丁文江所謂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發見

譚其驤

徐霞客晚年，爲西南萬里之遊，經苗猓異族之鄉，極人所不堪之苦，遇盜者再，絕糧者三，百折不回至死無悔。丁文江爲霞客撰年譜，嘗論及所以使之然之故，結論曰：「然則先生之遊，非徒遊也，欲窮江河之淵源，山脈之經絡也。此種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來歐美人之特色，而不謂先生已得之於二百八十年前。故凡論先生者，或僅愛其文章，或徒驚其遊跡，實非真能知先生者也。」誠哉斯言。然霞客作萬里遐征之意雖在乎此，而霞客之成就，却不在乎此。丁氏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竟謂霞客於西南地理上多所重要發現，一一揭示而舉揚之。其言差謬，貽誤後學不淺。是丁氏亦非真知霞客者也。蓋霞客之成就，仍在其遊迹文章。霞客能到人所不能到，寫人所不能寫，此霞客之所以爲「千古奇人」，遊記之所以爲「千古奇書」（並錢謙益語）也。至其論江河之淵源，山脈之經絡，則於小處如辨枯柯河之入潞江而不入瀾滄，碧溪江之即漾濞河下流，雖間有所獲；於大處如以南盤爲右江上流，大金沙爲龍川江別名，反多疏失。於身所未歷目所未擊者，往往誤前人之所不誤，如謂北盤導源於尋甸楊林之水，龍川大盈會流於入緬之前是也。於所身歷目擊處，僅足以訂正一二大明一統志之誤耳。如言瀾滄之獨流南下而不東合禮社元宗遊，今雲化南北盤之東下都泥而不南注右江是也。而明統志一書實爲古來輿地書中之舛謬最甚者，顧亭林嘗極論之（日知錄卷三一），本不足以代表明以前國人之地理知識。以霞客所見較之明統志則霞客爲勝矣；若以較之古人，則尤且不及，無論有過。丁氏不加考索，遽以此等處皆目爲霞客之創獲，夫豈不貽誤後學，豈爲真知霞客者哉。吾儕今日紀念霞客，首須真正了解霞客，故不憚煩而爲之辨焉。

丁氏所謂霞客地理上之重要發見凡五：南北盤江之源流，一也；瀾滄江潞江之出路，二也；枯柯河

之出路及碧渠江之上流三也，大盈、龍川、大金沙三江之分合經流四也，江流五也。自余書之中惟最下重要之第三項誠足以匡正前人，已引見上文，其餘四項皆斷乎絕無發見之可言，茲據次辨別如左

鮮居之書，無論其他，卽霞客所引證新訂之大明一統志，亦不可得見。茲就所舉以代表明以前之地理知識者，惟漢書地理志、水經注二書，代表明人之地理知識者，惟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及明史地理志三書而已。利病書等雖成於清初，惟所採皆明人舊籍，所載皆明人舊說。亭林、宛溪足跡未至西南，不容有所創獲，又卒於康熙中葉以前，其時天主教教士所繪製之輿圖猶未竣事也。明史地理志表進於大內，輿圖竣事之後，而其誤處如以瀾滄為富良上流，以右江為南盤下流，與明人之說同出一轍，知修史諸臣深明限斷之義，但以前代圖籍為本，亦未嘗受大內圖之影響也。

一

崇禎十一年霞客入滇之初，自仲夏至季秋，遍歷霑益、曲靖、越州、陸涼今陸良、臨安今建水、石屏、阿迷今開遠、彌勒、廣西今瀘西、師宗、羅平、黃草壩屬貴州、亦佐今羅平北、尋甸、嵩明諸地，其遊之目的，全在探南北盤江之源。今本遊記缺自亦資孔入境至廣西府一段，惟盤江考全文俱在。此考都二千餘言，卽霞客五閱月間深研窮索之總成績也。丁譜譽為我國言地理學最重要之文字，並標舉其「發見」凡三事：舊志、明統志以明月所、火燒鋪二水出亦資孔驛西南十五里小洞嶺衛東，水經火燒鋪北出合北盤江，誤兩水從明月所南下會南盤江為南北盤江之源，至先生始知北盤尚有可渡，南盤尚有交水，一也。北盤下流，初無人能言其詳，舊志至以盤江之右江當之，至先生始知其由安南縣下都泥河，出羅木渡下遷江」，二也。南盤發源於霑益之炎方驛名，然不卽東南流，反曲折西南八百餘里，成一大半圜，會石屏臨安之瀘江，始由羅江而東，三也。而先生之誤，一在以南盤為右江之上流，二在以尋甸楊林之水為可渡

河之上流，前書蓋誤於舊志者若江為盤，後書則尤生誤信霑益人龔起潛及一統志之舊說。今按漢書

今按漢書地理志牂柯郡夜郎縣豚水東至廣鬱，水經注溫水出牂柯郡夜郎縣，豚水即今北盤江，溫水即今南盤江，二水同出於夜郎，而夜郎故治，實在今霑益、宣威之間，寰宇通志稱正支水可渡，發源之所，元史地理志霑益州據南盤江北盤江之間，霑益故治在今宣威之北，距可渡尤近。至明月所火燒鋪二地，漢時當屬平夷縣，或談藁縣，元時當屬羅山縣，或亦佐縣，不得以夜郎霑益概之，是可渡為北盤之源，交水為南盤之源，自漢至元千數百年來，羣書已習知之，何待霞客之發見，霞客所見，僅足以證古人之是，辨明統志之妄耳，安得遽謂為發見，統志之妄，明人宇亦非僅霞客知之，方輿紀要明史地志載兩盤之源，皆不從統志之說，北盤始於烏撒，今威寧，較霞客知之尤悉，惟南盤始於霑益，西南失之稍近。

北盤下流，漢志但言豚水東至廣鬱，水經注鬱林郡廣鬱縣下，皆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入海，文辭含混，莫曾知其經歷之詳，然水經溫水注已有較明晰之紀載，豚水東逕且蘭縣，謂之牂柯水，又東南逕毋斂縣西，又逕鐔封縣，為鬱水，又東北逕領方縣北，又東逕布山縣北，又逕中留縣南，與溫水合。且蘭故治在今都勻北，毋斂故治在今獨山南之西，則今之安南是也，領方故治在今潯州西，布山故治在今貴縣南，中留故治在今武宣西南，北盤下流之黔江，實經其北，鄰近徵漢，且明統志之誤在兩盤江會流以後，會流以前未嘗誤，霞客不信北盤南下潯城，今遷江西北，皆曾濱會南盤之正說，乃妄謂自安南東鐵橋以下東南合平州，今平貴諸水入潯城東北境，是直以今紫雲羅甸間之格必河為北盤經流，其謬豈在統志之下哉，夜郎地以下不可經東蘭而回出永順之誤，以可江為北盤經流，

南盤之自霑益而南流，會盧江右折而東北，霞客下書以此為前人所不知，亦未嘗謂舊志有誤，而

丁謙亦列以為發見之一，更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班志鄭注雖不載瀘江、淡水，載前元毋棳二橋水，並未注於溫。班云毋棳橋水東至中留入潭，潭水即今柳江，橋水入溫而後謂橋可通溫也。前元之橋即今撫仙湖下流，毋棳之橋即今曲江，是班鄭何嘗不知南盤之曲折西南流，曲江會南盤於今華寧縣東，夫既知至於華寧矣，安知其不知至於開遠？明史地理志於霑益以下，羅平以上，凡江流經行諸州縣下皆注稱有盤江，無一處缺，亦載及撫仙湖、曲江、瀘江諸水之入盤，又於曲靖府南寧縣下總叙云：南盤江下流緣雲南廣西三省之境，至羅平州入貴州界，是見其於南盤之曲折西南流，知之甚悉，初不下於霞客也。

丁謙所謂霞客之發見凡三，皆余攷之，無一非前人所已知。而丁謙所指陳霞客之誤凡二，以為皆由於誤采舊志之說，自余考之，其以南盤為右江之上流，果明人之通病，至其以尋甸楊林之水為可渡河之上流，而不知其實下牛欄入大江，此則前人頗多知之，一統志亦不誤，霞客不察，誤從霑益人龔起潛之妄說耳。何以知前人頗多知之？班志鄭注涂水出益州（建寧）郡收（牧）靡縣南山臘谷，西北至越巂入繩，涂水即今牛欄江，繩水即今金沙江，收靡故治在今會澤東南之境，志稱涂水上流在收靡之南山，正霞客所謂尋甸楊林之水矣，利病書一〇八引前人金沙江源流及楊士雲議開金沙江書皆云牛欄江源出尋甸，流注金沙，方輿紀要亦從之。何以知一統志不誤？牛欄江上流，自尋甸以下，貫經霑益西北境。在尋甸曰阿交合溪，至霑益曰車洪江，一統志但言尋甸之水東入霑益，遊記九月二十三日引來書其合於可渡，本是也。霞客乃於龔起潛之說，以為「確而有據」，先有成見，遂謂入霑益必合於可渡，此霞客之武斷，安得以一統志代尸其咎耶？

（二）

崇禎十二年暮春，霞客自大理西南行，經永昌今保山至於騰越今騰衝騰越廳龍州大盈二江之間，霞客既徧攬近郭山水，遊記於四月十六日有文論大盈龍川及金沙江之經流。略曰志言芒市西之麓川江，與騰越東之龍川江，源流相同，是麓川即龍川。志又言龍川江出峨昌蠻地，南流至緬太公城今Mandalay合大盈江，又言，金沙江源出芒市西南之青石山，流入大盈江，是金沙又龍川之別名。蓋峨昌蠻之水，流至騰越東，為龍川江，至芒市西，為麓川江，以與麓川為界也。其在司境芒市實出青石山下，以其下流為金沙江，遂指為金沙之源，而源非出於山下可知。又至千崖今盈江西南，緬甸之北，大盈江自北來合，同而南流，其勢始闊，於是獨名金沙江，而至太公城，蓋蠻莫之界，實當其南流之西，故指以為界。志言孟養東至金沙江，南至緬甸，北至千崖，非孟養之東又有一金沙南流，千崖之西又有一金沙出青石山西流。志言大盈江由千崖嶄流至蘇蠻界注金沙江。亦非大盈江既合金沙而入緬，志書大盈江產金沙江入於緬。龍川江又入緬而合大盈。大盈江所入之金沙即龍川下流，龍川所合之大盈，即其名金沙者也」丁謙按云：「一統志言大盈、龍川、麓川及緬甸之金沙江，訛誤至不可解。先生始訂正其源流。」按今[illegible]致之先生之言，無一不符。惟金沙江之源流，先生言之不詳。蓋大盈合檳榔江為太平江，再合金沙江下流，至太公城，始與龍川合也。」然自余考之，則霞客此段文字，惟謂麓川即龍川不誤，而此點紀要雲南大川明志隴川司固明言之，知為明代治輿地學者所熟知，初無待霞客之發明。其餘所論，但見其誤，不見其符。明人所謂金沙江，實指大盈江之下流，大盈江至千崖司西，與檳榔江自北來會，此下或稱大盈，或稱檳榔，又西南至比蘇蠻界，稱金沙江，即今太平江，而大盈之名不廢。而伊洛瓦底江自八莫以下，通稱烏紀要雲南大川騰越緬甸孟養南甸千崖明志緬甸孟養皆知之。其水在孟養之東，麓川之西，與芒市無涉。志其芒市青石山下云云，妄耳，顧宛溪能辨之，而霞客不能，且據以立龍川下流即金沙之說，是謬矣

大錯矣。正統間，麓川一作廝川既平，思機發走金沙江外，竊據孟養，負固不服。其後大舉進剿，總督王驥率官軍及木邦、緬甸、南甸、干崖、隴川等司土兵，由干崖至金沙江。機發列陣據守於西岸。大軍既濟，大破之，踰孟養，至於孟那。諸部皆震讋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見錄明史麓川土司傳此役為明代一大武功，史載其用兵經歷，至為翔實，可確證金沙江實在干崖、南甸、隴川諸司之西，孟養土司傳亦可證紀要、史志以大盈江下流當之，是也。若金沙為龍川下游，則諸司並在金沙之西，機發之自隴川之孟養，不得曰亡走江外；王驥之進剿機發，焉得臨江拒守；且驥於是年之前已再征麓川，大兵數出入其地，又何來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之說乎？如霞客之說，則孟養在芒市西南，麓川之南，此蠻莫、孟密之境也。弘治中孟養思陸叛，渡江指金沙侵據其地，明人記本朝武功之書不少，想霞客皆未寓目，而其遊蹤又止於騰越，迤西未嘗出關一步，乃欲懸揣千里以外之山川脈絡，宜其捍失矣。至龍川、金沙二江之會流處，明人以大盈為金沙之源，故此處金沙亦兼得大盈之稱。實在緬甸今之吉沙城，(Katha)一統志龍川江條作在太公城，雖相去匪近，究同屬緬地。會金沙於太公城者，乃Tagaung而非龍川下流之(Shweli)下段。生當二十世紀，竟亦有是誤，此可怪耳。霞客乃謂在入緬之前，斯則誤蓄志之所不誤，非特言之不詳而已也。志於大盈江言至此蘇蠻界注金沙江，入於緬，「注」當作「稱」，霞客不知，又錯認金沙江為龍川，致有此謬。

(三)

霞客初自大理之騰越，已歷瀾滄、潞江。既而由騰越東返，又自永昌循瀾滄繞道順寧、雲州，今縣[illegible]經蒙化，還於雞足山。遊記於三月二十八日、四月十一日、十六日、八月初九日，俱有文論二江之出路，略云：「瀾滄東南經順寧、雲州之東，南下威遠，今景谷車里為撾龍江，入交趾至海。」一統志謂趙州今鳳儀白

厓畝禮社江至楚雄定邊縣今崇化南合瀾滄入元江府今縣為元江」。「今按鐵鎖橋東有碑，亦鄉紳所書，止云自順寧東里入南海，其未嘗東入元江可知也。潞江「或言東與瀾滄合，或言從中直下交南」，以余度之，亦以為獨流不合者是。」於是益知高黎貢之脈南下芒市木邦而盡於海，潞江之獨下海西可知矣」。「當過舊城雲州遇一號者，其言獨歷歷有據，曰：潞江在此地西三百餘里，為雲州西界，南由耿馬而去，為遶里江，不東曲而合瀾滄也。瀾滄江在此地東百五十里，為雲州東界，南由威遠州而去，為撾龍江，不東曲而合元江也。於是始知撾龍之名，始知東合之說為妄」。丁譜據此大書曰：「自先生始，始知禮社即紅河，瀾滄、潞江為三江，分道入南海」。

今按瀾滄潞江分道入海，此元人朱思本已著之於圖（紀要雲南大川引朱圖），通行明代，故李元陽紀要引楊慎刻稿書一〇八引方輿紀要明史地志並從其說，戴人之頭，果未嘗見信於通人也。霞客闢之，雖有功於朱圖，安得便謂自霞客始知之？且朱圖繪潞江經木邦緬甸入於南海，是也，霞客乃謂從中直下交南，非矣。是霞客所見實猶不及朱思本之正確。又霞客據「高黎貢之脈南盡於海」，斷言潞江獨流入海，此可證潞江不西合於金沙，不可證不東合於瀾滄也。山脈本非必為分水，然此乃前人通病，不足為霞客咎。

瀾滄不東合禮社，於定邊而南下威遠車里，此亦明代學者所公認，故紀要史志皆直書不疑。一統志纂修諸臣不學，致誤采東合之謬說，然亦著南下之正說（游記八月初九日引），又安得便謂自霞客始知之？紀要瀾滄江經車里九龍山下，亦謂之九龍江，九龍即號者所謂撾龍矣。是則九龍之名，當亦習見於明人輿地書，不待訪於號者而後知。且明人皆不知瀾滄直下老撾真臘，誤為東南流交趾為富良江而入於海，霞客謂撾龍下流入海處不作在真臘而曰在交趾，知亦未嘗真知瀾滄之出路，未嘗不以神

瀾滄為合流於交趾也。霞客所辨者祇為禮社瀾滄不合流於定邊耳，丁氏遂以為霞客並二江之分道入海而知之，誠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

（四）

崇禎十三年霞客自麗江「西出石門金沙」取道東歸，其江源攷蓋即作於是年。攷之主旨在闡明江源當以金沙為正，而岷江特中國之支流。略曰：江源出崑崙之南犁牛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為金沙江，又北曲為叙州府治今宜賓大江，與岷山之江合。「岷江經成都上叙不及千里，金沙江經麗江府治今麗江雲南府治今昆明烏蒙府治今昭通至叙共二千餘里」，世所以捨遠而宗近「良由岷江為舟楫所通」，金沙江盤折蠻獠谿洞間，水陸俱莫能溯。在叙州者祇知其水出於馬湖府治今屏山烏蒙而不知上流之由雲南麗江，在雲南昆江者，知其為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叙為江源。雲南亦有二金沙江「雲南諸志俱不載其出入之異，互相疑溷，尚不悉是一是二，分北分南，又何辨其為源與否也」。丁譜曰：「知金沙江為揚子江上游自先生始，亦即先生地理上最重要之發見也」。

今按金沙江出吐蕃界，經共龍川犁牛石下，謂之犁牛河，南至麗江巨津州故治在今麗江西北三百里入境，犁靴為麗，以江內產黃金，又得金沙之名，利病書引前人金沙江源流載之綦詳，楊士雲議開金沙江書，明史地志所述略同，知亦明人之通識，非自霞客始知之。霞客謂江過石門始名金沙，微誤。巨津州在石門北，巴著金沙之稱矣。至金沙江北流至宜賓合於岷江，此則千數百年前之班志酈注已明言之。班志越巂郡遂久縣，繩水出徼外，東至僰道入江，水經若水注繩水出徼外，南逕旄中道至大莋與若水合，自下繩若通稱，東北至僰道入江。繩水即今金沙江，僰道即今宜賓，遂久在今永勝北，陽金沙江與麗江對，旄牛在今漢源大渡河之南，是兩漢六朝人不特知金沙之出於麗江徼外，且知上流更在漢

源之西之巴安一帶，殆即明人所謂其龍川犂牛石矣。若水即今雅礱江，大莋在今會理西。明人之知金沙江雖無甚逾於前人，然亦未嘗並前人所知者而忘之。夫正統間王驥始議開金沙江以通川滇水道，其後嘉靖隆慶天啟屢紀述其說，利病書紀要引，豈有不知金沙為敘府大江之上游者？諸臣論疏所著江流經行程站道里至詳且備，豈有不知其達於岷江者？霞客所云在敘者，不知上流之由於雲南麗江，在雲南界江者，不知下流之出敘，此蓋鄉曲小民之見耳，不足以語于學人者也。至金沙江與大金沙江出入之異，霞客所見雲南諸志容有疑混，自余所見明代通儒之作，固無一不辨晰昭然。霞客謂金沙江水陸俱莫能溯，亦非事實云。至元十四年詔開烏蒙道，所過城砦，水陸皆置驛傳，利病書金沙江段 則自烏蒙以下，元世嘗通驛傳矣。明嘉靖中姜驛驛丞言木商結筏自本司江流六日即抵馬湖，利病書毛鳳韶疏通邊方河道議，則自金沙江巡檢司以下，明世暢行無阻矣。

霞客所知，前人無不知之，然而前人終無以金沙為江源者，以岷山導江為聖經之文，不敢輕言改易耳。霞客以真理駁聖經，敢言前人所不敢言，其正名之功，誠有足多，若云發見，則不知其可。丁譜曰：先生之發見，惜無繼起者為之宣傳，其文遂埋沒於縣志及遊記中，直至康熙中，天主教教士製全國地圖時，始再發見金沙之出路，而歐人遂謂中國人未嘗知江之真源。數典而忘其祖，亦吾國學者之恥也。歐人之知有天主教教士而不知有霞客，蓋猶丁氏之知有霞客而不知有孟堅鄭亭矣。

三十年十二月九日脫稿

大錯遺文霞客自滇歸年之貢獻

方樹梅

大錯和尚修錄山志，余於友人處見其稿本第六一冊，於流寓徐宏祖事略後，有文一段曰：「余修雞山志，至霞客流寓之事，而為之三歎焉。今人平居交友，慮無不指天矢日，生死為盟，以為斷不相負也；纔遇小利害，反眼不識。觀面相當，雖陷之死，不少惜。況其人已死，猶念其生前遊山之約，臨沒之言，徒步萬里，親負骸骨，瘞葬名山，樹碑銘識，雖古之范張何以加焉！今之蒙面負心，轉瞬忘義者，宜余歎之不啻霞客之事，亦可以少愧矣。霞客從不踰中人，而義俠如是。癸未自滇歸，猶為余言西域山水之奇，宛然在目。今繹圖其舊稿，輯其遺書，藏之名山，百世之下，其猶有興起者乎！」此最有關係之文也。惜其後志書未載，二百餘年，忽得見此大文。如大錯與霞客，亦兩相晤面，而癸未自滇歸句，則發生疑問焉。吳國華撰壙志銘云：「西遊歸在崇正庚辰之六月，而請余壙志在歸之十月。」陳函輝撰墓志銘云：「霞客生於萬曆丙戌，卒於崇禎辛巳年五十有六。」何以大錯又云：癸未自滇歸耶？其陳與大錯，皆當時人，似不應矛盾如是。余以為所以矛盾者，即在遊西域一事耳。潘耒序駁錢謙益傳之誤，遂並其記上崑崙窮星宿海諸事而亦不之信，殆亦武斷。丁文江亦辯其未到川藏。然吳氏壙志中有晚年流沙一行，登崑崙天柱，參西番法寶等語。陳氏墓志中有由雞足而西出石門關數千里，至崑崙，窮星宿海，登半山風吹衣欲墮，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復策杖西番，參大寶法王云云。謙益傳亦同。大錯云猶為余言西域山水之奇，宛然在目，似不可不信。如大錯所云為確，霞客五十八歲始自滇歸，中國日記不全，發生此疑問，錄此遺文，質諸海內學者考究焉。」

按大錯姓錢，名邦芑，字開少，鎮江人。明季官雲南巡撫。永曆狩緬，未及扈從，遂至雞足山為僧，名大錯和尚，有遺集行世。

徐霞客之故鄉

王緯仁

（一）霞客故里考

徐霞客先生江陰南鄉人也，磊落英奇，目空萬卷，稱博雅君子，漫遊數十年，足跡幾遍海內，所著遊記傳誦於世，而江源盤江二考，為中國地理學上重要之文字。先生名宏祖，字振之，霞客其別號也，世稱霞客為江陰梧塍人，及讀徐氏宗譜，始知霞客為南暘岐人，其地去梧塍十七里，距吾鄉璜塘僅七里，余之姑曾袁遠先生即徐氏之後裔，好與余談霞客事，其先世本末，余乃能略知其概。相傳霞客之一世祖名禋，為河南新鄭人，曾任開封府尹，隨宋高宗南渡遷杭，及四世祖守誠，於宋慶元間為吳縣尉，遂居蘇州，其十千十一復於元初卜居江陰之梧塍里，遂為江陰望族。及元獻出，為成化庚子經魁，其弟元學有萬卷樓，藏書甚富。元獻子經，即霞客之高祖，弘治十一年經魁，與唐寅齊名，生三子二女，富資財，擁有田地近四萬畝，分布於梧塍、砂山、暘岐等處。沒後三子各得田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七畝，二女各得妝奩田一千二百畝，富人之名始不虛（註二）。三子為處理田務便利計，長子治居梧塍，次子治居暘岐，三子洽居砂山，各立門戶。洽為暘岐徐氏始祖，洽生四子，長子衍芳，後分居南暘岐，工村陽一璜溪，今稱璜溪北岸之暘岐，曰老暘岐，以別於南岸後起之南暘岐也。衍芳生有勉，有勉生霞客，是則南暘岐為霞客之生地無疑。然世稱霞客為梧塍人者，蓋梧塍為徐氏之發祥地。有明一代，徐氏人才輩出，洪武初年，九世祖本中奉命持節諭蜀，功成辭官，朝士高之，賦詩送別，為明初盛事。及其沒也，當世名公皆哀輓銘誄，宣宗為愈感詔輸粟各二千石賑饑助邊，正統年間旌為義民，董文敏云：碑版照四裔，秉國世家，以文字不朽其先者梧塍徐氏而已（註三）。錢謙益徐霞客傳中亦稱霞客為梧塍人，近人丁文江先生為霞客作年譜，始

確言南暘岐為吳先生之生地焉。

(二)南暘岐訪問記

南暘岐位於吾鄉横塘之南七里，余由無錫回里每過横溪。至民國二十二年夏始約同鄉劉君錫孫專程前往憑弔先賢遺跡，歸而記之於次。

(1)地理環境　江陰地形北高南低。南暘岐去北部諸山數十里位於南部溪流之旁，地勢平衍，如在釜中。横溪承應天河西流南屈東迴北轉至石幢注入運河二十里間蜿蜒作半圓形名曰横溪或即由此。南暘岐適在横溪中流距城四十里。溪深水廣至為清澈。支港縱横，溉田千頃交通利便為澄錫孔道之一。每屆隆冬，運河水淺，載重船隻多取道於此。溪水四季常流，春夏水勢尤大，霖雨長漲，溢塘而過，溪旁田疇汪洋一片。若時勤浚治無使澄淤則旱澇有備蓄洩有所。去溪較遠之地，淺池積水以資灌溉。池水既竭，則遠引溪水，故横溪四周潦多旱少，為江陰境內最擅水利之河流。溪濱蘆塘彌望，水產甚富，金爪圍蟹，馳名邑中。蘆人漁子，出沒其間，輕舟垂釣，謳歌相和，其聲鏗鏘。秋日又饒菱芡，弱年村童輩舟採菱，費斬析支，行旅過暘，亦有懸於霞望。七月三十日上午九時，余偕劉君乘輪行於横溪，歷半小時，過前馬橋於北岸登陸。前馬橋高聳溪上，為明代中葉徐氏所建。橋長三百武，廣三軌，紫九保障以石欄翼以石檣(註三)今欄楯雖毀，舊觀猶存，可見當年石工堅緻，規模宏大。登橋北眺，則遠山如畫，俯瞰清流，瑩碧可鑑。回首南瞻，則距橋里許，瓦屋櫛比，隱約可見者，即先生故里南暘岐也。橋盡過壩，壩寬而高，長逾千尺，葯草叢生，垂蔭被水，水色青綠，亦為勝處。壩盡南行，四望景物，則青天綠柔，桑田蔽野，水陸密邇，人至此，鮮不徘徊忘返。

(2)讀山堂舊址　行里許即至南暘岐。其地背水面陽，土地平曠，屋舍儼然，綠樹成陰，居民五十餘

家百六十餘人，徐氏最多，顧氏次之，霞客嫡裔尚有數人在焉。訪諸村居徐氏長者，觸目頹草，相偕而行至村之東端，則有形似廟宇之平屋一座，即爲梧塍徐氏宗祠，陳設簡陋，已有殘敗之象，後裔衰落於此可見。後堂爲百年前所建，前廳則爲明代遺物，兩廡貯有木架，藏有晴山堂碑百餘，蓋聞梧塍徐氏在有明一代，石刻中多名人手筆，雲篆雅製，亦極一時之選，榻本流傳，人爭寶貴。註四 祠右數十步，爲晴山堂舊址，屋基荒蕪，柱礎猶存，霞客遺跡，僅此而已。堂本藏碑，堂毀後移碑於祠，十餘年前複刊行於世。當年霞客築堂治圃，以娛慈母，晴山堂有記，秋圃晨機有圖，圖爲無錫陳伯符、蘇州張靈石所繪，當世名人題詠甚衆，註五 一時傳爲佳話，今歌詠雖存，圃則不傳矣。復西行百餘步，至崇禮堂，堂爲明代建築，棟樑柱礎古色猶存，亦爲徐氏所居，主人自云太平軍曾駐屯於此，故得保存至今，足爲鄉村生色。村後有天主教堂一所，未識何年所建，居民除徐氏數十家外，其餘異姓諸家大都爲天主教徒。

（3）後裔凋零 南暘岐人務農者十之九，餘則經商於外，或捕魚爲業，曾無立錐者居多，室有小農者極少，經濟既不繁榮，文化亦無由增進，今南暘岐黨會闕如，聲教既衰，文物自墮，霞客之後已無傑出之士，蓋霞客沒後，清兵入關，乙酉之變，江陰被屠，兄子亮工闔門殉難，長子屺武亦與之同死，霞客一門遭禍之烈，於此可見。讀書種子消滅殆盡，無怪有清一代，徐氏後裔默默無聞。至於今日，受教育者鮮有，南暘岐居民生產能力極爲平庸，食於田者，男耕於野，女織於家，有機聲而無書聲，已無霞客時代之氣象矣。且生齒日繁，食之者衆，而村人無田而食於田者，常有匱乏之虞，春日繳租，餘糧無幾，非[illegible][illegible]典庫中以易質衣，紡織所得以易飯米，家無餘糧，室如懸磬，夏日又以冬衣易所質米歸，俗謂「種田飯米」。無力繳租者，每虞糶米，多以償所負，日後又復高價糴米，或高利貸銀，以田地爲抵押品，若來年歉收，無力償還，又須告貸，年復一年，至使債臺高築，而豪賭狂飲者每至傾家蕩產，窮苦子女背離鄉井，入無錫上海

工廠作工者亦間有之，衣食不足，他何求焉，文化甚發在經濟道不謹矣。

(乙)楊前宰墓　出南暘峽，北行過前馬橋，復向東北行里許至沈村，村居僅數戶，村前修竹百竿，風吹竹響，別饒風趣。村後數百武，荒土隆起者，霞客之墳墓也。墓高五尺，墓前有碑，傳針如醉翁，題曰：「大明紀世高士霞客徐公之墓」。墓右有小池，池上綠桑纍纍，田原畢累累，上有草無木，點綴絕無。墓位於沈村之後，中村之右，有徑無路，行人罕至，忘隱焉？遷者即此也。附近村落稀疏，荒野多荒，遂使行人裹足。

(丙)行老暘峽　別霞客墓西行，道多分岐，主幹難辨，行者每入迷途，故非土人不易行，非由書不易通行。二里許至老暘峽，青松翠柏，漢林茂密，清末庶寓懷之墓在焉。居民六十餘家，三百餘人，徐姓十之九，皆迤南巷居民，亦以徐姓為多。老暘峽短牆漢里許有溪，與澄相通，縱橫二里之間，支港縱橫，有九曲十三灣之稱。土地沃美，民淳，數樣屋舍雜雜，不復成行，高林青木，蔥隨競茂，風光之佳，遠勝南暘峽。游畢復見姑勇兼達，得窺徐氏宗譜及墓碑，始棄原轎返讀。

附註

(一)見楊氏夫人手書分撥，載於徐氏宗譜。

(二)見董其昌隱君徐豫菴暨配王孺人墓誌銘，載於徐氏宗譜。

(三)見徐遵湯矣修前馬橋疏，載於徐氏宗譜。

(四)見張之純晴山堂帖跋，載於江陰縣志。

(五)見夏樹芳秋園晏機圖跋，載於晴山堂帖。

徐霞客先生年譜訂誤

方豪

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年紀念，余既為文述其與天主教教士之關係，乃復取民國十七年商務印書館初版丁文江先生編霞客遊記所附丁先生撰霞客先生年譜讀之。「先生未作此譜前，讀遊記凡十五年，草年譜時，從集十三人之力，為遊記作校讎標點，及繪圖，歷時達四年之久，又得羅叔韞、梁任公、張菊生、胡適之諸先生之助，故所參攷之書，若晴山堂帖，若徐氏家譜，若明人詩文集及地方志，皆為不易經見者。而年譜亦確有其獨到之處，若陳函煇為霞客作墓志銘，稱霞客於崇禎五年壬申秋訪黃石齋於小寒山中，年譜則根據遊記與墓志與書，證明二人之相晤在壬申春而非壬申秋也。夫以二百七十餘年後之人，更正二百七十餘年前敘述本人事蹟之文，豈易事哉」，先生自序其作譜之經過，亦極坦白，如曰：「余十六出國，二十六始歸，凡十年未嘗讀中國書，初不知有徐霞客其人。」此以見其不知為不知之態度也。自序又曰：「蓋余困於職務，苦不得暇，非諸君之助，則至今亦不能成書也」，此以見其有功而不自居也。顧余讀年譜，竟乃發現年譜頗有訛誤，而商務印書館後出之國學基本叢書本暨萬有文庫本遊記及所附年譜，復一仍其舊，年譜既為景仰先生者所必讀，則知校勘之作，不容緩矣。爰為之分目列舉如後。

(一)文字錯誤者

(甲)因字句音義相似而致誤者

年譜(下同)頁五萬曆二十八年引墓志「書搜覽古今史籍。」書原作修

頁十二泰昌元年引遊記「異若由江郎三石抵九漈。」異若原作異著

同頁同年引遊記論九漈文斜插為巖，橫架為室，層疊為樓，屈曲成洞。「第三漈」字乃「際」字之誤。

頁十七，天啟六年，引墓志「先生生平至交若眉公、明卿、西溪諸君子，雪中書玉樓」，「雪」原作「都」。

頁三十五，崇禎十年，引十月二日遊記「如雪乳」，「如」原作「同」。

頁四十，崇禎十一年，引十月二十三日遊記「與張先晤唐君，即以眉公書誦之」。原文作「與張先時唐即以眉公書誦之」。蓋霞客在家時，陳眉公即函告唐大來（名泰）謂霞客將入滇。及霞客至昆明，有周恭先者，曾與張石夫晤大來，大來即以眉公書誦之。恭先既遇霞客，則又為霞客誦之。

頁五十，崇禎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謂霞客原擬赴大理取所寄行李，且「了蒼山洱海未竟之興」，「未竟」原作「未了」。

頁五十五，述霞客遊之方法，引崇禎十二年七月九日遊記「正虞其騎也」。原文「虞」作「慮」。

頁五十六，崇禎十二年，述顧僕逃走事，引遊記「詢其何以來，則悉檀長老命來候相公者」。原文作「訊其來何以故，曰：悉檀長老命來候相公者」。「曰」字「相公」之稱呼即不可解。

頁五十七，引雞足山志目卷七「勝事記錄」，「錄」為「餘」之誤。先生自跋所謂「勝事天之餘也」。

頁六十八，論遊記之殘缺，引陳泓諸本異同考略，得于太華兩洞及盤江「遺」，「者」字見後「散記」，「于」為「遺」之誤。

（乙）因字音相似而誤者

（丙）因上下有相同字而混淆者

頁七，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十日抵黃巖驛。原文作「黃巖」。按黃巖乃浙江縣名，從未置驛，所以誤加驛字者，疑因同月十一日過大荊驛而誤記也。

頁十四，天啟三年，引遊太華山日記「三月十五日嵩山之間」。按原文為「嵩少之間」，少謂少華山也，則

繇山少二字音近故誤二山為一山也。

頁二十一，崇禎二年，述霞客盤山之遊，引陳仁錫跋黃道周贈霞客詩「想山海」，按原文作「想白海」，則因上下文均有盤山之名而誤也。

同頁同年「為稚兄雷門題小香山梅花堂詩……家先生梅花澗詩序云」。按原文梅花澗為桃花澗之誤。原詩云「澗是桃花舊波耗松影鮮」。年譜次年（頁二十二）「返邑中桃花澗有詩」是也，所以誤為梅花澗者則由於梅花堂也。

頁三十二，崇禎十年「閏四月」，年譜誤作五月，詳後。八日，「出湖南境由黃沙灘登陸」。按遊記當作黃沙鋪。所以誤「鋪」為「灘」者，則或由於前一日遊記曾有金華灘一名也。

頁五十，崇禎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後為僧蘭宗來體所留，不果行。「來體」為「體極」之誤。蓋因遊記原文作「體極來留」曰，遂誤記為「來體」耳。

頁五十五，同年，述霞客遊之方法，引七月九日遊記「余晨起」。原文作「余遲起」。按前一日遊記云「返元康廬晚，燈夜酌。」又曰「中夜喜而不寐」。前一日既夜飲，又至中夜不寐，無怪乎遲起也。然在譜何以誤為晨起？曰，霞客習慣早起，故是日雖遲起而次日與次一日遊記則又連作「晨起」，故有此誤也。

（丁）手民誤植者

年譜文字譌誤，有依常理判斷，可知為手民之過者，亦列於後。

頁四，萬曆十四年作曆不誤，但十七年後悉作歷，誤。

同頁萬曆二十一年，陳函煇作輝，以下亦皆循此誤。

頁五，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二年，為一六〇三年之誤。

頁十二泰昌元年引是年六月九日遊記文「潤石危峭屏列。」「石」為「右」之誤。故下文作「左則飛鳳峰迴翔對之。」

同頁是年先生母王孺人病疸療治。「疸」為「疽」之誤。按霞客母病疽，實在下年，詳後。

頁十四天啟三年二月三十三日為二十三日之誤。

頁三十五崇禎十年述霞客之描寫能力，引九月二十六日遊記「江右始有純石山」，按原文「右」為「左」之誤。下文另有記江右文也。

同頁同年述霞客之觀察不限於地質，「收買不至，瓤刺為薪。」「買」應作「實」，「刺」應改「刈」。

頁三十六同年引遊鬱林白石山文七月二十二日為二十三日之誤。

頁三十七同年引三月二十八日遊三分石文「惟為森空繡練賛。」「森」原作「垂」。

頁五十崇禎十二年七月五日後「麗川黃思任。」應作「思往」。

頁五十八崇禎十三年合公元一六四〇年，作一六四一年非。

頁六十七遊跡遊記對照表崇禎十二年「乙卯」為「己卯」之誤。

二 文字遺落者

頁五萬曆二十八年引墓志「裹馬之習。」「裹馬」下遺「少年」二字。

頁六萬曆三十二年又引墓志「畢喪後」，原文作「畢力喪葬後」。

頁八萬曆四十二年再引墓志「秣陵為六朝佳麗」，「佳麗」下遺「地」字。

頁二十一崇禎二年引陳仁錫跋黃道周詩「無疑無畏」，「畏」字下遺「怖」字。

同頁引霞客遊桃花澗（原作梅花澗，誤，詳前）詩序「余兩遊俱欲」，語意未斷，蓋原文作「余兩遊俱從月

「下」。

頁二十三，崇禎五年三月「十五日經天封寺，宿華頂」。按遊記「華頂」下應加一「寺」字，則其意更為確切，何也？蓋華頂乃峰名，華頂峰去華頂寺約三里，霞客乃先至華頂寺，然後遊華頂再返華頂寺宿也。

頁三十五，崇禎十年，引十月二日遊記「自新寧至此」，「自」字下遺「入」字。「已豆色丹映」，「豆」字下遺「葉」字。

頁三十七，同年，引三月二十八日遊三分石文「倏忽奔數丈」，「奔」字下遺「突」字。

頁五十六，崇禎十二年，引李會明題遊記第六冊文「武定有獅子山」，「武定」下應加「府」字。「丈之鐵，老之」字下遺「所」字。

頁五十七，錄雞足山志目，第五卷「化字隨支」，遺「絕頂羅城」。

同頁，同上，第六卷「神跡原始」，遺「附法顯事跡」、「附小沈事跡」。按第五卷、第七卷原文有附范老年譜，亦錄入，故知此為遺漏。

同頁，錄雞足山志霞客自跋「崟首真形」，「崟」字下遺「帙」字。

頁五十八，崇禎十三年，引葉志「留條雞足山志三月而成」，原文作「三月而志成」。

頁六十八，引陳泓諸本異同考略「得于[illegible]遊之誤見薊」太華顧洞及盤江數記，以錄入李本者為訂正誤而已」。按原文「盤江」下遺一「考」字，「誤」字上脫一「謬」字。

頁六十九，引錢牧齋囑毛子晉刻遊記書「思傳之不朽」，「思」字下遺「欲」字。

(三)原文節略而未註明者

頁三十七，崇禎十年，引九月二十七日遊犀牛洞文「見石隙後復有一道」，下略十四字，未加省略符號。

頁五十二崇禎十二年引遊記論騰越坑南形勢「為水口東峽」下略五十一字未註明。

頁五十六，同年述顧僕之逃，引遊記「非往大理」也，下略三十字亦無省略符號。

同頁，引李會明題遊記第六冊「叢林書盛」下略四字，未註明。

(四)標點錯誤者

頁三十七，引崇禎十年三月二十八日遊三分石文「命導猺砍大木，稍裝圖書，圍火為度宵計。」按應作「命導猺砍大木，稍燒之，圖書圍火，為度宵計。」

同頁，又引同年七月六日尋融縣龍洞文「攀崖懸石，層嵌藤刺，胃之不覺陷身沒頂。」按應作「攀崖懸石，層嵌藤刺胃之，不覺陷身沒頂。」

(五)引證出處註誤者

頁十六天啟五年九月，先生母王孺人八十壽，引「陳眉公壽文載其嘗語子孫云……。」按眉公所謂王孺人八十壽敘，並無所引諸語，見眉公譔霞客父母合傳。

(六)敘事錯誤者

頁二十九崇禎九年十月「八日抵蘭溪，遂捨舟陸行，遊金華三洞。」按原文作「初八日抵蘭溪，與靜聞為金華三洞遊。（中略）余將登陸行，見溪中一舟溯流而東，遂附之」可知霞客本擬自蘭溪陸行至金華，因有便舟，仍由水道行。故下文又曰：「問三洞何在？曰在北。始悟三洞不必至郡，若陸行便可中道入也。」孟深悔當初未陸行，乘舟反多增路程也。蓋信霞客自蘭溪至金華，仍遵水路，但曾換舟耳。

(七)時日錯誤者

(甲)年代錯誤者

頁十二泰昌元年，是年先生母王孺人病疽（原誤作疸，見前），幾殆，愈後，先生為作晴山堂。按陳仁錫晴山堂記曰：「辛酉六月，澄江徐振之謁九鯉仙祠，問母壽。中略閏四月孺人病疽，尋愈，可知霞客母病已在辛酉十月後，辛酉乃天啟元年，而非泰昌元年也。

頁二十七崇禎七年，「為長子屺娶婦，昌期孫女。長子婚年，家譜不載，然屺是年已二十歲，而孫建極生於次年。是年先生適家居，故假定為在是年。」按此節雖為假定，然建極為屺之次子，豈能以次子之生年推算父之婚年，譜首所列霞客高祖以下名氏表，建極有兄曰建樞，生於崇禎七年，故屺之婚年，應假定為崇禎六年。

頁六十四崇禎十三年記先生之足疾曰：「去年正月十一日遊記云……」「去年」爲「今年」之誤。

（乙）月份錯誤者

頁三十二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後「五月二日過湘江，八日出湖南境，由黃沙灘（應作「黃沙鋪」，已見前）登陸遊全州諸山」，按遊記「五月」應作「閏四月」。又遊記閏四月初八日凡二見，蓋是日為楚遊之終，粵遊之始也。年譜八日亦二見，但一作五月，一作閏四月，則大誤矣。

（丙）日期錯誤者

頁九，萬曆四十四年，「據遊記先生于正月二十六日至休寧，蓋自浙入皖。是日宿白岳榔梅菴，次日大雪。」按遊記原文為當日入菴後大霰，作非次日也。次日不過為雪後風光，如遊記所云，「滿山冰花玉樹，迷漫一色」而已。

同頁同年二月「九日遇雨，宿悟空上人處。」按遊記初八日在獅子林西南三里得一菴，不詳其名，遂宿。次日（初九日）午後，庵僧盛稱西南諸峰之美，霞客乃與澹陽叔出遊，遇雨，急返菴。是此處記霞客八日

所宿之庵也。宿悟空上人處」乃初十日事，悟空之庵亦不詳其名，惟知其在大悲庵旁。年譜因祇記九日與十二日，不記十一日，故有此誤。

頁十八，崇禎元年「四月三日過華封，捨舟遵嶺。四日陸行至漳州。」依遊記原文，三日應作二日，四日當改三日。蓋年譜不列四月初二日，致誤爲移後一日也。

頁二十三，崇禎三年八月「十七日達華封，捨舟登陸，復不觀石雛之最險者。（中略）十八日抵漳州。」遊記原文則爲十七日下舟達華封，十八日上午始登陸，（中略）明日抵漳州司理署。」可見登陸在十八日，抵漳州則在十九日。年譜皆誤爲提前一日。

頁二十九，崇禎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由中命地赴仙巖龍虎山。」按遊記二十四日「宿中命地」，既曰宿，則其不再進也明甚。惟當日曉，逆旅主人勸霞客遊馬祖巖，然後由仙巖至龍虎，霞客韙然其說，故決計留静聞於上清，而與顧僕西去。但此不過爲當晚之計劃。霞客之至馬祖巖，實在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始抵仙巖，二十七日至龍虎觀。爲年譜行文簡便計，則可改爲「二十五日由中命地赴仙巖龍虎山」，即無瑕可尋矣。

頁四十七，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九日抵大姚，宿妙峯山。」按遊記九日發大姚西南之盤肆，次日始至妙峯山。

（丁）日期統計錯誤者

霞客遊記雖逐日依次排比，但欲加以詳密統計，亦不易易。蓋今本遊記頗有殘缺，然有註明者，有不註明者；亦有追叙數日者，或遊而無記者，則與殘缺不同。年譜頁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有遊跡及遊記對照表，頁六十九又有統計。觀上所列統計，先生遊記殘缺者共一百四十日，較之現存之一千〇

七十餘日，不過百分之十四。」蓋即依年譜之統計，據陳垣撰陳氏中西回史日曆推算，亦得一千一百零六日，而非一千零七十餘日。按崇禎十二年九月十五日以後不赴一百四十五日，而非一百四十日。但遊蹤遊記對照表亦有偽誤。如崇禎三年謂「遊記自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十八日」，實為八月十九日之誤。又崇禎十年譜「遊記缺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二十日」，實為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二十一日之誤。九月二十日係沿原註之誤。

年譜遊蹤遊記對照表，計算遊記所缺之日數，亦無標準。如崇禎九年謂「中缺十月三日與十一月八日」，而其實則十月初六、初七、十二至十四、十一月初一、十六、十七、二十八至三十等日，亦皆無日記。若凡無遊記之日，皆視作殘缺，則遊記所缺多矣。蓋有在舟中，有為雨所阻，不能出外遊覽者，多無記。兹除確為殘缺者外，據遊記所載每遊始於何日，終於何日，非不可核也。茲更為列表如左

萬曆四十一年	十六日	自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十五日
萬曆四十四年	十九日	自正月二十六日至二月十一日又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
萬曆四十六年	十日	自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又自九月三日至六日
泰昌元年	三十六日	自五月六日至六月十一日
天啟三年	六十八日	自二月一日至四月初九日
崇禎元年	四十五日	自二月二十日至四月初五日
崇禎三年	三十三日	自七月十七日至八月十九日
崇禎五年	五十五日	自三月十四日至五月八日
崇禎六年	二十一日	自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十一日

崇禎九年	一百零一日	自九月十九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崇禎十年	三百六十日	缺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二十一日
崇禎十一年	二百二十日	缺五月十日至八月六日，又缺十一月十二日至三十日
崇禎十二年	二百二十六日	遊記至九月十四日止，缺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又缺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九日。

總計霞客出遊之日在遊記中可得而見者，凡一千工百零九日。有若干處可附一言說明。如泰昌元年五月份遊記雖僅二十三日一日，但遊記明言午節後一日即啟行。又天啟三年遊記明言浴佛節後一日，紙家故應止於四月初九日。其他類此之例甚多。又如崇禎十年，雖缺二十九日，而遊記仍達三百六十日，則因是年有閏四月也。惟泰昌元年遊九鯉湖日記末曰「是遊也，為日六十有三，歷省二，經縣十九，府十一，遊名山者三」。按是年遊記僅三十五日，所謂六十有三日者，實不可解。意此語或當在天啟三年遊記末，據鈔本誤移此處也。蓋天啟三年共遊六十八日，但中間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無記，故亦可謂六十四日，相差僅一日。而所謂三名山者，則嵩山、太華山及太和山是也。然所歷省縣府數皆不同，尚待異日求得善本重加考正也。

(八) 事實遺漏者

年譜於霞客親友生卒年之可考知，而又在霞客生後者，多為列入，然遺漏亦頗不少。

頁四，遺萬曆十四年丁亥（一五八七）先生年二歲，「伯有開卒」。

頁五，遺萬曆二十七年己亥（一五九九）先生年十四歲，「弟弘禔生」。

頁二十七，崇禎七年，遺「長孫建極生。（屺之子）」（此節與屺之婚年有關，詳前。）

頁五十八「崇禎十三年，遺三孫國相生。（峴之子）」

以上年譜失誤者，除手民誤植不計外，共得六十三處，凡八目。計文字失誤與文字遺落者各十八處，原文節略而未註明者四處，標點錯誤者二處，引證出處註誤者一處，敘事錯誤者一處，時日錯誤者十五處，事實遺漏者四處。

論曰，自馬哥孛羅遊記問世以來，校注考訂者無慮數十家，徐霞客遊記雖蹤跡限於國內，惟其在之價值，亦至鉅且大，然三百年來僅三五人為輯刻行世而已。起而作較詳研究者，殆莫先於丁文江先生，微先生之功，吾人今日恐仍祇能手一卷繩頭細字之舊刻本，或并此亦不可求，遑論其他。丁先生之功不可沒也。年譜之成，丁先生自謂假助於手，不願掠人之美，則年譜之失，又豈可歸咎先生一人之身，乃知受人之託者，必忠於其事，假助於人者，必深知其人。又諸葛武侯誡子書曰「夫才須學也，學須靜也」。故學問非可於繁劇中求也。校既竟，不能無感，為一言以自勉。」

（附二）

翁詠霓先生（文灝）致作者書

泰人先生大鑒：近奉賜書並附大著關於徐霞客者兩篇，悚學宏識，於故書餘暇中讀之，既欽且感。丁文江先生服膺於霞客遊記者，在民國初年漫遊西南之時，因其記載之精確，而深佩其實地觀察與徒尚文詞者不能同年而語。但丁先生之著霞客年譜，則在民國十二三年後任北票煤礦總理之時，身負開發富源之責，同時搜集關於霞客之書誌，又彙羅資料，著為中國軍事近紀，在此繁時期內，充份為多方面之工作，其用力自屬甚多，而抄錄假手於他人，編輯急成於餘暇，遂不免有有許多遺誤，悉承先生用力指示，足補丁先生當時之失，功誠不淺。但丁先生以前工作情形若如